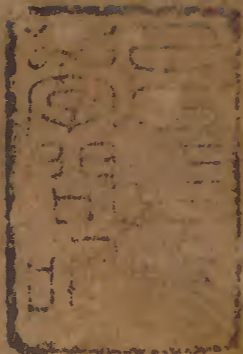


歷代小史

十一之二十



漢書門			
九	八	四	七
二	三	函	號
一	一	架	冊
〇	二	〇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函	架
九	八	四	七
一	〇	冊	架
五	〇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47	
冊數	10 ( 3 )		
函號	303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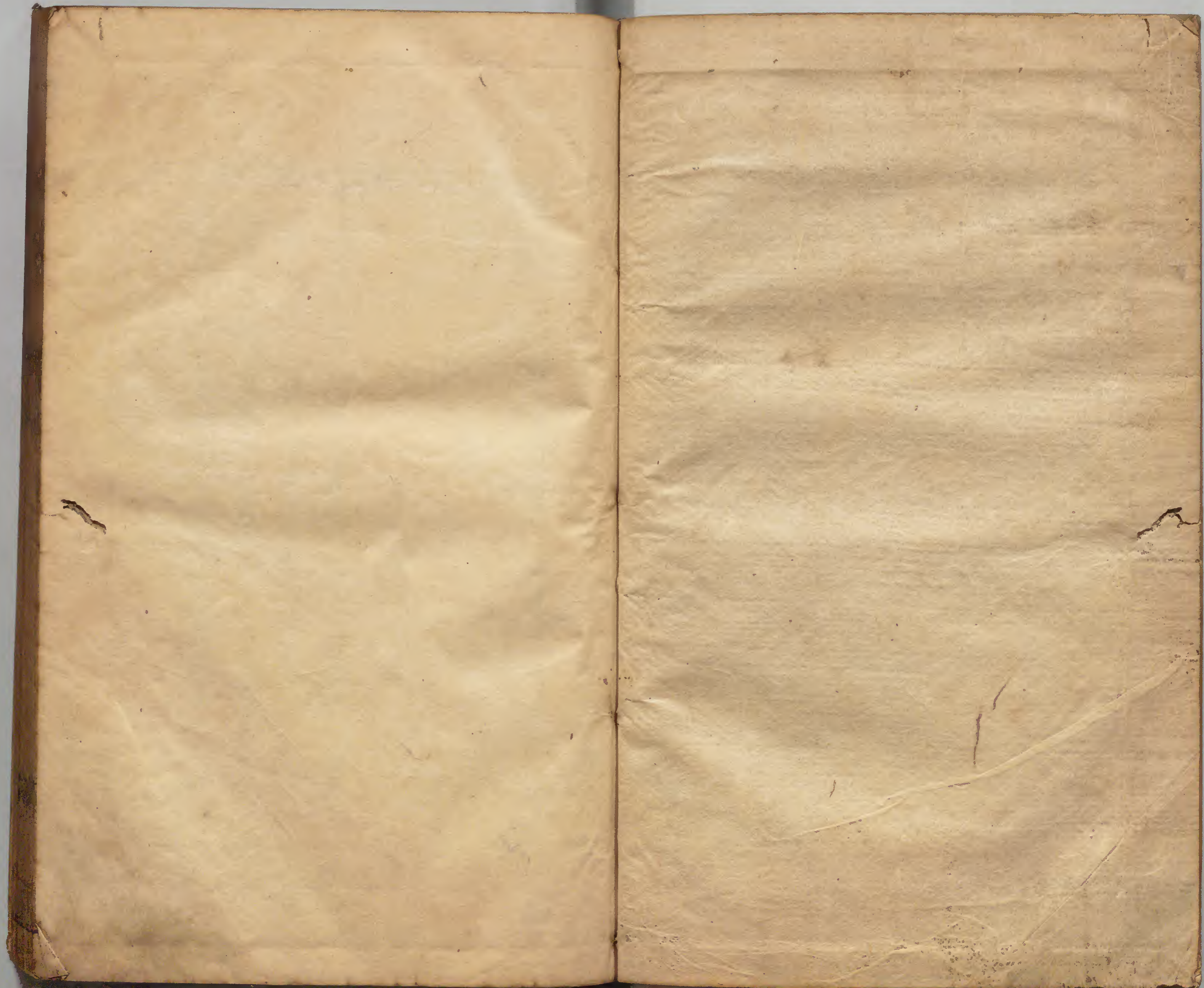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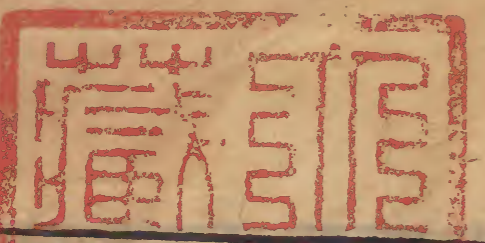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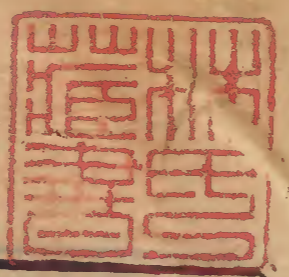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小史卷之十一

唐語林

德行

淺草六郎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授學者皆時偉人國初  
 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  
 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贊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  
 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  
 未有言文中子者

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  
 玄宗時重午日勅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合鍊對曰

歷代小史

卷之十一

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遭竊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開元天寶間傳崔沔家學崔均家法

肅宗在東宮為林甫所構幾危數矣鬚髮班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幸及上到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屏弃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為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道乎力士奏曰臣嘗欲言太子不許云無勤上念乃詔力士令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頰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閱女子人間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五人以賜太子

肅宗為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玄宗西幸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知頓使給事中韋倜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數四上不為舉倜懼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為疑耶始吾即位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之北

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為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為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齋洪州牒來而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為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德宗初即位深尚禮瀆諒闇中召諸王食馬齒羨不調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廼加敬焉崔刑部李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領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

子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肅整時皆不許時世粧梳勲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憚黃門為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羶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纏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曆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為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故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嘗應對候其言畢徐為辯曰此皆眾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醜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千貫准例  
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州所在故為  
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  
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  
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約自以夜光哈之人莫知  
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  
行皆此類也

傑射柳元公家行為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凡事  
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公天性嚴重  
下輦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均

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  
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為水部員  
外郎求公為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  
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為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  
意加厚特為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廉  
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  
清河崔氏前後與舅能徒同時領方鎮居省闈又與薛氏舅章同  
時為觀察使去妻父韓傑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咸有  
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後大僚睦親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馮柳元  
公其後李相國武都公宗閔

表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為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話  
其仁輒流涕工部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為八座自丞相耀  
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群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  
後亦為尚書

沈吏部傳師性和易不從流俗不矯亢觀察三郡去鎮無餘蓄京城  
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  
子繼業並致時名人以報施不妄其父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  
實錄見稱於時公亦為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鎮脩憲宗  
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嘗  
飲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趙郡季公道樞先夫人

性嚴事亦類此道樞名聲已聞又在班列賓至門往往位其  
受杖

滎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在青齊間值李師道叛命扶老親  
歸洛與其弟自舁有輦晨暮奔追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  
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  
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勿使別  
取債息為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誼為之稍節有堂弟善感栗投許  
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鎮求  
補他職竟以劄躁喜持論不容於時

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母曰正如汝面也隨號絕  
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素篤行結為親家以女適路氏

孫侍郎敷在翰林父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敷因春時遊宴歡忽念  
溫清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孰不瞻父方寸亂矣何以事  
君自內庭徑出時皆稱之至華陰拜河南尹

宣宗天資友愛每幸十六宅諸王無少長悉預坐樂陳百戲抵暮而  
罷諸王或有疾以時臨幸斥去戲樂即其臥內躬自撫之

宣宗郊天前一日謁太廟至憲宗室捧筓而入涕泗交下左右觀者  
莫能仰視

宣宗嘗出內府錢帛建報聖寺大為堂殿金碧朽壤之屢近所未有  
堂曰介福之堂憲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殿上休憩所也每  
由復道至寺凡進薦於介福者雖甚微細必手自題緘

壽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時主允鍾愛及下嫁武德禁中舊儀

與白金為飾者及呈進上曰我方以儉化天下宜從近戚故  
命以銅製主既行每進見上常誨曰無輕待夫無干預時事又降  
御劄勗勵其末曰苟違吾戒當有太平安樂之禍汝其勉之故十  
五年間戚屬縮然如山東衣冠之法

宣宗時前進士于琮選尚永福公主連拜祕書擢校書郎右拾遺賜  
緋左補闕賜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此女子朕近與會  
食對朕輒折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尋改琮尚廣德公  
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僊總麻親三世同爨貞元已來言家法者以僊為首僊生六  
子一為宰相五為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卿鄴外壺尚書郎廷尉郇  
執金吾鄴左僕射平章事即及鄴五知貢舉兄弟亦同居光德里



一宅宣宗嘗嘆曰崔郾家門孝友可為士族之法矣郾嘗構小齋于別寢御書賜額曰德星堂

大中承即宴席蔣公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無敢舉李公景讓起引飲之蔣以為然東川韋有翼尚書自判益鐵鎮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為家諱平故也

王咸少監舊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肉後因會聚人勸勉之咸捧肉欲啗淚下盈盤竟不食而離席一坐為惜怛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慕其獨行遂聘其女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

不知許之曰共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樞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亳來追捕崔曰儻窳窳不為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竒其節欲命為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瓌瑋仁孝出於天性鄭太后崩而蔬菜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無不感泣

沈頽游鍾陵自章江入劔池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風泊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頽魯公之文即臨川所沉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言語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雌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  
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然哉夫地陰也宜安  
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  
公主謁見頻煩乘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  
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太宗射猛獸於內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  
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劔斷豕顧而  
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  
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  
宗善之因命罷獵

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憇圍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  
移宮人于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為禮  
靖等而輕我宮人即令按驗圍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  
大臣宮人皇后賤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  
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疾苦靖等自常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  
謁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  
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  
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  
手豈有獵鹿之後念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  
笑而釋之後從獵于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群臣

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廢萬機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為大  
 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能發耶對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  
 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之所作也何雕麗  
 之若此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之所造  
 何須詭疑是煬帝對曰臣實不知但見瓊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  
 帝王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  
 陪侍見陛下宅宇絳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侈人不  
 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  
 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  
 刺多所弘益

乃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

營造德素以聞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  
 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辭陛下責亦不辭  
 齡等謝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  
 官司臣所不辭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為若非當奏罷  
 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所問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  
 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高宗聞之召五  
 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群后四年一朝此蓋常禮朕欲  
 暫幸涼州乃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  
 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布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虛令典但隨時  
 度事臣下竊有所疑高麗雖平餘寇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

隴右諸州人戶少寡供侍車駕備擬稍闕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遂下詔停西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馬司徒之孫始生德宗名之曰繼祖笑曰此有二意謂以索繫祖也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或譏年輩相懸周原曰大臣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於長安中

高貞公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有製集焚之何也荅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過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為舍人譏之憲宗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人以為

分長安父叔二人為同郡方金所煞長安八歲自誓十

後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家

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復讐之義時裴均為宰相李刑部鄜為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遺錫書太司寇是俗吏司刑人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荊門毬場草生何也對曰罪誠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上為之笑

鄭陽武網常言欲為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又云仁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畫之未能也王相涯注太玄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高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為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為

重轉則為演七轉為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柰何以臣伐君父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年二十三為京兆府參軍卒

李直方常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二櫻桃為三柑為四蒲桃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又問栗如之何曰敢有實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味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以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否

伊慎每求族望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為判官矣言臣不敢學交易 上德宗後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

衛公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于叙官也

吉甫為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領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政事

高祖時嚴甘羅武功人剽劫為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為作賊對云饑寒交切所以為盜上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之吾之罪也赦之

姚元之牧荊州受代日民吏泣擁遮道不使去馬鞭鏡民皆截留之上聞賜詔褒之

玄宗宴蕃客唐崇勾當音聲先述國家盛德次序朝廷歡娛又贊揚

四方慕義言甚明辨上極歡崇因長入人許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一日過崇曰今日崖公甚覘斗欲為弟奏請沉吟未敢崇謂小客有所欲乃贈絹兩束後數日上憑小客肩行求巷中小客曰臣請奏事上乃推去之問曰何事對曰臣所奏坊中事耳小客方言唐崇上遽曰欲得教坊判官也小客蹈舞曰真聖明未奏即知上曰前宴蕃客日崇辭氣分明我固賞之判官何慮不得汝出報令明日玄武門來小客歸以語崇崇蹈舞躍上密勅北軍曰唐崇來可馳馬踐殺之明日不果殺乃勅教坊使范安及曰唐崇何等敢干請小客奏事可决杖遞出五百里外小客更不須令來散樂呼天子為崖公以歡為覘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為長入顏魯公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馬使五原

御使雨

有寃獄决乃兩郡人呼御史雨

玄宗所幸美人忽中夜夢見人召去綰酒密會極歡盡意醉厭而歸覺來流汗倦怠忽忽不樂因言於上上曰此術人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時以物記之必驗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席密以手文印於曲房屏風上寤而具啓上乃潜令人詣宮觀求之果於東明觀中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流已潜遁進士王如泚者妻翁以伎術供奉玄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婚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授乞一及第上訊之宣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暉以諮執政相曰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暉曰與亦得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材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材即自奏聞居二日如

泚賓朋讌賀車騎盈門忽中書門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聞者罔然自失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不察每有公事胥吏未敢訊劾先稟於九齡召囚面訊曲直口占案牘無輕重皆引服

張巡賞為河南尹官吏有過未嘗屈辱所犯既頻不可容者但謝遣之先自下拜立與之辭即令郡官祖送由是寮屬敬憚各修飭河南大治

閻伯璵袁州刺史時征役繁重袁州特為殘破伯璵專以惠化招撫逃亡皆復隣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闐湊州境大理及改撫州百姓相率而隨之伯璵未行或已有先發伯璵于所在江津見航問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吏不能

至卒  
是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治 代宗聞之徵拜戶部侍郎未

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中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為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常先詣縣既去官竟不攜一人

憲宗寬仁太度不妄喜怒便殿與宰臣論政容貌恭肅延英入閣未嘗不以天下憂樂為意四方進女樂皆不納謂左右曰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更剝膚取髓強娛耳目其儉德優民如此

憲宗時權長孺知監福建院賊敗有司上其獄崔相群救曰此德輿族子上曰德輿不合有子弟犯賊使德輿自犯朕且不赦後知其

母老免死杖一百流康州

宣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其入銓。劉禹錫弟某在鄭銓注潮州尉。一唱唯唯而出。鄭呼之却迴。鄭曰：如此所試場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亦無五六人此而不獎，何以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穩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進縣尉。選人翕然畏而愛之。及後作相，選官又稱第一，宜其有後於魯也。

相國晉公裴度出鎮興元，因入覲。值范陽節度使朱克融囚春衣使，奏曰：使者傲賜衣，惡軍士皆無衣，兼請之又聞車駕幸東都，請以丁匠五千先理宮寢，敬宗召公問。公對曰：克融兇駭者，此將滅之徵也。欲挫之則曰：所遣工役當令供時速行也。若欲緩之則發一詔曰：聞中官慢易，俟歸當痛責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還

汝之職司所供固不煩士卒也。三軍請衣，吾無所愛，但非例。克融却出使宴賂，命迴乃齋瑞寶以獻，不數月克融果死。

李衛公鎮浙西，甘露僧知主事者訴交代常住什物為前主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年皆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且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交割之日不見其金。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僧乃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群眾以某孤立不雜輩流，欲由以擠之。因流涕言其冤狀。公曰：此非難也。悅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堯子數輩，命關連僧入對事，咸遣坐檐子下。簾指揮門下，不令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模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數輩等皆伏罪。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巴來及江西  
數十郡人爭施金僦人使徃汲以飲焉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  
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同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  
也肉當如故逡巡熟爛自此人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敬宗時吏部郎韋顓宰相忠貞公見素之孫大曆中刑部員外郎襲  
靈昌公益之子孝友貞重未卅角繼鍾大豐成長謝事終身抱戚  
及釋褐命服裏衣不釋絹素博覽群書不為諷詠嗜學彊記自筮  
仕至夕拜秉筆記錄不暫廢輟士流出身內外揚歷行能所立其  
材何適必廣詢搜載於別錄武臣謀將毅勇忠廉可將千人可董  
萬人可攻可守無不博記其姓名州郡征賦重輕物產繁闕凋殘  
富庶風俗里路山川險易兵甲強弱無不備詳山澤利害國用經

曰能吏與之較量濟物澤人除苛靜理之術蔚為吏師  
所習邊蠻控扼曾注歷者無不與之論洞曉天文數術陰陽易  
四方災沴朝廷休寧無不先知丞相裴公均韋公貫之李公絳崔  
公群蕭公儉皆布衣舊繼登台衮每有朝廷重事廟謀未決者必  
資於韋公及敷奏施行咸稱折中或尹京雄鎮御命難理之邦命  
屬未定其人資於韋韋曰其寬和通簡某劄勁峻急某卹物利人  
某殘尅執滯某明於辨博某練達刑書某可以任繁劇某可輯凋  
弊裨贊朝略未嘗有私性沉厚容納進退情理而士大夫親昵交  
友莫能知者五丞相敬服以為龜鏡相頌而歎曰吾輩五人知慮  
自昏及曉籌度事不逮韋公欬嚅之間房杜姚宋相業著於簡書  
吾恨不得親承規矩韋公之才但恐房杜姚宋不相遠也

劉桂州栖楚為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尚販多繫名諸軍干犯府縣法令有罪即赴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為尹一皆窮治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罪之坊市姦偷宿猾屏跡嘗有儒生入市市內有一軍人乘醉誤突生驢過旁諸少年譟曰癡男子尚敢近衣冠也與屬吏言不傷氣未嘗叱責一官人常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樵是子範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有取事發笞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稟奉者況憲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猶是抑豪強可以未減後吏則

威以恐百姓杖背猶為至輕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馬臺中三院多親友為求馬價同列或前却不肯署權獨先署謂衆曰某向不與張熟且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祿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且一千何足為輕重

開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鎮江陵自此詔宰相坐擔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李衛公復相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居無事之時何勞武備所送並停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為政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馱勝之道有監軍携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既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為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

主帥曰災厲流行，咎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為請，巫者許之。惟謙具備，蓋迎自私室，躬為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為爾飛符於上帝，請兩三日雨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為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有罪於已，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叱惟謙曰：天師已為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兩留我復奚為？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肴醴一無所設，坐于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于神堂前，杖背三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於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

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遂巡四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巫者，既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觀此天厲將殫，下民當請禱于晉祠，類投巫于鄴縣，曝山極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施流。昊天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并錢五十萬。後歷絳、溫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盧元公鈞鎮比都，推官李璋幕中飲酒，醉決主酒軍職，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人橫街見公，論無小推巡決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衙命李推官所決者，更決配外鎮。

其餘虞候各罰金內外不測璋惶恐衣公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袴衫麻鞋相見璋欲引咎公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決衙前虞候只決所由假使錯誤亦不可縱况太原邊鎮無故二百虞候橫攔鄆度使須當挫之璋後為尚書右丞盧公鎮太原同日補左右都押衙其牒至案前皆上補右者先自探之展見右字却摺於堦上退身致詞云在軍門幾十年前後主辦未曾敗績伏蒙右補情有嫌鬱謹未敢受公曰君近前君知軍中無年勞知有拔卒為將否君不同蔡襲有功朝廷合議超寵其人未遜公復召前并排衙大校悉前曰君快恨右補都衙軍不見盧鈞耶軍中見鄆使自呼姓名皆悚然盧鈞進士出身歷中外五十年豈不消中書一頓飣臨年暮齒亦是得一裹香紙合如何於是

牙中感泣拜謝而去蔡受左都衙揮即日表薦為上將軍尋建節鎮湖南

宣宗性至孝供養鄆太后於大明宮不為別宮舅鄆光為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詢其政事光不知文字對皆鄙俚上命留光奉朝謁后以光生計為憂乃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鎮

宣宗微行至德觀見女道士盛服濃粧者赫怒歸宮立召左街功德使宋康叔令盡逐去別選男子二人住持其觀

武宗於大明築望僊臺其勢中天宣宗即位殺道士趙歸真而罷望僊臺院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已下面論其事立罷之以其院為文思院

宣宗能納諫李燧除嶺南節度已命中使頒旄節矣給事中蕭做封  
還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差中使謂伶人曰汝可就李燧宅却喚  
使來旄節及燧門而返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右諫議大  
夫鄭裔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賜告身已數日亦命追還

宣宗命相一出於已嘗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孺以  
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下落或仍舊上疑左右黨蕭乃詔翰  
林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  
部

宣宗以崔郢為京兆皆以事去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之便令赴任  
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

尉李信主其事造成解宇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進澳連書信兩  
上下考

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異等三級以甄行能其後撓於權勢而不  
行宣宗時韋澳為尹榜曰禮部舊格本無等第京府解送不當區  
分今年所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為定更不分等第  
之限詞科本以京兆等第為梯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  
人府元府副第三人于邵知貢舉依次放及第蓋推藝實不能易  
也自文學道喪朋黨弊興紛競既多澳雖憤澆弊而革之然人亦  
惜其故事之廢

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密記之後自司勳員外為睦州刺  
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為遠郡得

歷代小史 卷之十一  
非宰臣以前事為懲否叢曰新制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  
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上曰賜紫叢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  
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臣紫為復別有進止上遽曰且賜緋上  
慎重名器未嘗容易服章之賜一朝無濫

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裔綽自給事以  
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沈詢自禮部侍郎為浙東  
觀察方賜紫苗恪自司勳員外郎除洛陽縣令藍衫赴任裴處權  
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  
手詔褒之曰有不當卿能駁還職業既修朕何所慮

宣宗密召學士韋澳屏左右謂澳曰朕每與鄴度觀察刺史語要知  
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採訪撰次一書進來澳即采十道四方志

撰成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後數日薛弘宗除劉  
相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弘宗餞之弘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  
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即處分語中事也

樂工羅程者善彈琵琶為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於武宗恃恩自恣  
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既審上曉音律尤自尅苦往往令侍嬪御歌  
必為奇巧鼓動上由是得幸程一日果以眦睚殺人上大怒立命  
斥出付京兆他工輩以程藝天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  
將作遂旁設一虛坐置琵琶于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  
上曰汝輩何為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惜程藝天  
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以是為恨上曰汝輩所惜者羅程藝耳我  
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

故事每罷左護軍由右出罷右護軍由左出蓋防微也宣宗既以法馭下每罷去輒令自本軍出中外不能測

宣宗雖寬仁愛人然尅於用法嘗曰犯朕法雖我子弟亦不宥內外繇是畏憚

優人祝漢貞者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意出口為七字語上有所指頌遠今摹詠捷若夙構尤為宣宗所喜上行幸召漢貞前抵掌呼笑頰言及外間事上正色曰我養汝輩供戲樂耳敢干預朝政耶遂踈之後其子犯賊上命杖殺而徙漢貞于邊

高尚書少逸為陝州觀察使有中使於硤石驛怒餅餌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自言上怒曰高少逸已奏來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也遂謫配恭陵復令過陝赴洛

鄭光帝舅

鄭光雲陽郡縣田皆令免稅宰臣奏不可上曰朕初不爾卿等每為匡救必極言毋避親戚之間人所難言苟非忠愛何以及此

鄭光宣宗之舅別墅吏頗恣橫為里中患積歲征租不入戶部侍郎常澳為京兆尹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欲寘于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是使臣理畿甸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得寬重典則是朝廷之法獨行於貧下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再三干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具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為懲戒上曰可也為鄭光所稅擾鄉行法自近澳自延英出

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宣宗每行幸內庫以紫衣金魚朱衣銀魚三副隨駕或半年或終年不用一副當時以得朱紫為榮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今孤獨進李遠為杭州上曰我聞李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勺茶何以臨郡對曰詩人必以碁酒為言臨事未必然也仍薦廉察可任上曰且令行要觀其如何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更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

太中初雲南朝貢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整葺有許人

錄詔報雲南詞不遜

詞云一人有慶方富萬國而來朝四海為家豈計十人之有費爾後約言宗時境上騷擾宣宗崩命內臣告哀行及

其國南詔王蒙豐記已死子繼立號曰驃信克狼悖慢謂我國

是待使者禮薄旋又累犯封疆掠越雋朝廷以驃信名為廟諱復無使朝貢不告國喪遂絕策立吊祭使杜悰再入輔議曰雲南向化七十餘年瀘水之陰弓弛甲解諸蠻納職如編氓撫慰懷來不勞籌策悰二十年間再領西蜀近者費用多於往年聚蓄不得盈實今者雖起篡端未深為敵宜化以禮誼夷狄之君立名犯上難為奏聞下詔令其改更縱未行典冊且發使吊祭以恩信全其國禮詔清平官已下諭其君長名犯廟諱朝廷未可行冊命驃信必遣使謝恩易名獻貢若不納使臣入國城即遙陳祭禮令使臣錄文并賻贈帛以送驃信具報清平官以下乃命左司郎中孟穆為雲南吊祭宣撫策命使已報破越雋攻邛崃開使臣遍留數月



不發未幾，崇出鎮鳳翔，議多異同，復言未可發，使乃詔西川令遣使示朝，吉爾後連陷城邑，徵兵討逐，朝貢遂絕。

宣宗時，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州節度，刑部侍郎畢誠為邠寧節度，大理卿裴識為涇原節度，發日臨軒戒勅。

宣宗時，浙東觀察李訥為軍士所逐，貶朗州刺史，訥狂狠，過軍士不以禮，遂及於難。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坐從。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秦逐觀察使鄭薰，湖南都將石再順逐觀察使諱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節度使楊發，江南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宣宗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

宣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為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韋宙為江西觀察使，各以諸道兵討之，諸州皆平。

大中已後，宰相堂判無及，路巖者，杜尚書悛之弟，守泗州，為龐勛所圍，以孤城自全，高錫望守滁州，嬰城固拒而死，巖判崔雍狀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悛孤壘獲全，尋加異獎。

王尚書武儼射起之，予見重於武宗，常自薦於上，稱有文武才，武有武幹，善用兵，既平浙東，徐州溫璋失守，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駐軍境外，而緩進，徐州將士自王智興後，驕橫難制，其銀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衛，皆露刃坐於兩廊夾幕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

俗謂樂蓋此  
除俗可謂躍  
平本于此

相和節使多懦怯聞亂則後門逃去如是且久聞式至境先遣衙  
隊三百人遠接式衣坐胡床受參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盡斬於  
帳前既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斬之數日銀刀都數千人迨  
盡徐州軍士平居自恃吞噬及式衣襖子半臂曳屣危坐拱手栗  
縮就死無一人旅拒者其後親戚相誅不能自知焉式既視事餘  
黨並遠配郡中少安式初為京兆少尹多從前訶者令遠時或避  
之他適京城號為鄧子性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攔街鋪  
設詞樂者遲明未已式過之駐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獻於  
馬前曰主人多福感達官來顧酒味稍美敢壽觴式取而飲之行  
百餘步復回曰向之酒甚惡可更一杯復據鞍引滿而去其放率  
如此

尚書元振始為梓州射洪尉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為奴婢者  
衆武后聞之始籍其家唯有書數卷后令問其資財所在皆以  
人為對於是苛而免之後為涼州都督路不拾遺諸蕃聞風請朝  
獻唐興已來善為涼州者郭其居最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并脩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為宰相  
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文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  
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後為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  
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  
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獻可替不罄盡臣  
節頲過其父也後罷政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  
宮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

還宮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為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於渭濱密令會于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為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邇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為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為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權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疊疊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脩舊章內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尚書鎮南梁境內多有朝士庄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為非前牧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問巷苦之福嚴明有斷處分寬織篋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即君藉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 遽命盛以竹籠沉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歛崔氏二男荊州三害不免行刑也

梨園弟子有胡雛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禁中玄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揖曰就卿乞得此否隱甫奏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出玄宗遽曰朕與卿戲遂令曳出絁至門外杖殺之俄而復勅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疋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為鞭笞  
嘗言居取安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穩健不務毛  
色

李惠登自軍吏為隨州刺史自言吾二名惟識惠字不識登字為政  
清淨無迹不求人知兵革之後闔境大化

武相元衡遇害朝臣震恐多上疏請不窮究獨尚書右丞孟容言罪  
京兆尹誅金吾鋪官大索求賊時京兆尹裴武問吏吏曰煞人者  
未嘗得脫數日果擒張晏

王悅為鹽屋鎮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百日乃脫  
未及百日而脫者死又曰我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由是秋毫未  
犯

文選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吾得志當今登第  
歲集于吏部使尉繁縣既罷復集稍尉望縣既罷又集使尉畿縣  
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為宜既登第  
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滯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  
再捷下曹得其修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者是  
之

文學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曰爾為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  
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  
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鈴辟邪雖逢切近猶得安車君  
王握手何期晚耶

杜淹國初為椽吏嘗榮詩文皇勘定內難詠聞鷄寄意曰寒食東郊  
道飛翔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迎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  
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文皇覽之嘉歎數四竟擢用之

王勃允欲作文先令磨墨數升而痛飲數盃引被覆面而寢寢寤接  
筆而成文不加點時人以為腹藁也

駱賓王年方弱冠時徐敬業據揚州而反賓王陷于賊庭其時書檄  
皆賓王之詞也天后覽之至嫉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  
笑之及見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悅曰宰相因何失  
如此之人蓋有遺才之恨初徐敬業十餘歲時射必溢鎗走馬若  
飛英公每見之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也

蘇頌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患無燈燭

嘗於馬廐竈中吹火爇書誦焉其苦學如此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蘇頌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玄宗  
覽之嘉賞遂以御花親插頌巾上

李白名播海內明皇見其神氣尚朗軒然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  
與之如知友焉嘗製胡無人云太白入月敵可推及祿山犯關時  
太白犯月皆謂之不凡耳

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滎陽鄭虔久被貶謫是歲  
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虔茫然曰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  
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  
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拜職虔天寶初協律採集異聞著  
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藁草上書告虔私脩國史虔遽焚之由

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既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為廣文館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命名為《會粹》，取爾雅序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著作郎孔至撰《百家類例》，第海內族姓以夔公、張說等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馱馬、張垵、夔公子也。觀至所撰，謂弟垵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闕汝事，而妄為升降，叔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至書初成，以呈帝，公以為可行也。及聞垵言，恐懼將追改之。韋曰：「文士奮筆將為千載之法，柰何以一言自動搖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改。

多事漢

安菩薩寺僧弘道，天寶末見王右丞為賊所囚于經藏院，與左丞裴迪密往還。裴說賊會宴於太極西內，王聞之泣下，為詩二絕，書經卷麻紙。之後弘道藏之，相傳數世。其詞云：「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又云：「安得捨塵網，拂衣辭世喧。脩然策藜杖，歸向薤花源。」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子儀在邠州。其子尚主欲致祭，遍問諸吏，皆云：「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子儀曰：「此事須柳侍御裁之。」時殿中侍御史柳弁字伯存，掌書記，奉使在邠，即急召之。既至，子儀曰：「有切事，須籍侍御為之。」遂說祭事。殿中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今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姒戚，今自令公始，亦謂得宜。」子儀曰：「正合其本意。」殿中草祭文，其官銜稱馱馬。

都尉郭曖父且官某其文并叙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予儀  
大稱之

裴晋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欲還進使記室作表皆不愜乃  
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又不合  
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晋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載寰海既  
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楊京兆兄弟皆能文為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  
成乃已

劉禹錫云與柳八韓七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鷦在梁梁人取魚之  
梁也言鷦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

梁魚

華表

人之美者如鷦在人之梁毛注矢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  
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因言梁魚者  
復思也今之板障屏牆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將見至此復思其所  
對敬去就避忌也魏大闕樓觀也人臣將入至此則思其遺闕桓  
楹者即今之華表也桓華聲訛因呼為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狀  
也又說古碑有孔今野外見碑有孔古者於此孔中穿棺以下於  
墓中耳又說其棠之詩勿拜召伯所憇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  
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注拜猶伐  
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此下  
劉禹錫曰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  
見錫常疑之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注云即今賣錫者所吹六

經惟此中有錫字吾緣明日重陽押一饒字讀尋思六經竟未見  
有饒字不敢為之嘗訝杜員外巨顙折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云  
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 韋絢曰司馬牆何也  
曰今唯陵寢繞垣即呼為司馬牆而毬場是也不呼之何也劉禹  
錫曰恐是陵寢即呼臣下避之詩曰我思肥泉者源同而分之曰  
肥也言我今衛女嫁于曹如肥泉之分也魏文帝詩云畫舸覆堤  
即今淮浙間輪船蓬子上帷幕耳唐書盧藩傳言之船子著油  
比惑之見魏詩方悟又曰旄丘者上側下高曰旄丘言君臣相背  
也鄭注云旄當為整既又言整未詳何也郭璞山海經叙曰人不  
得耳聞眼不見為無非也是自不知不見耳夏虫疑冰之類是矣  
仲丘言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韋編三絕所以

明未會者多於解也有揚何者有禮學以廷平來夔州鞠雲步  
官因過劉禹錫與之辯論何云仲尼合葬于防防地名非也仲尼  
以開墓合葬于防防隊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謂之地  
名則未開墓而已潸然何也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迭之今  
唯言乙夜或子夜何也未詳劉禹錫曰茱萸二字經三詩人用以  
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徧插茱萸少一人最優  
也劉禹錫曰牛丞相竒章公初為詩務竒特之語至有地瘦草繁  
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 氣色沮憑酒意乃伸益加能  
矣明年乃上第楊茂卿云河勢崑崙遠山形蕙蕙秋此詩題云過  
華山下作而用蓮蓬之蕙蕙極的當而暗靜矣劉禹錫曰石季龍  
挾彈殺人其兄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鞭泛駕



然後能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則意氣定矣。又曰：為文自闢異，一對不得，予嘗為大司徒杜公之故事。司徒豕嫡之薨于桂林也，柩過渚宮，予時在郎州，使一介具奠，酌以申門吏之禮，為一祭文。云：事吳之心雖云已矣，報智之志豈可徒然。報智人或用之事吳，自思得者，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食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柳曰：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為之，便說用兵討叛矣。劉禹錫曰：韓碑抑雅，余詩云：城中晨鷄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尚書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都不覺。又詩落句言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所以言十二載者，因以記淮西平之年段。相文昌重為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弘為統，公武為將，用左氏樂書將中軍，樂騶佐之。文勢也。

甚善，亦是劾班固，斐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又曰：薛伯鼻修史為，愬傳收蔡州，徑入為能。禹錫曰：我則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得李祐釋縛，委心用之，為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劉禹錫曰：春秋稱趙盾以八百乘，允帥能曰以由也，由趙盾也。又曰：王莽以義和為官名，如今之司天臺太屬太史氏，故春秋史魚、蘇史、壘皆知陰陽術數也。蜀都賦言：茆夏葦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茆音烏卯，非也。且皆言菜也。何卯忽無言。方書中勞薪亦有勞水者，楊之使水力弱亦心也。亦用筆心，筆亦心勞一也。與薪勞之理皆藥家之妙。用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鄉曲之表也。藻別人物，知其鄉中賢愚，出處晉重之。至東晉東部侍郎裴楷，乃請改為九品法。即今之上中下分為九品官也。

王武子曾為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鷲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滂况濛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礮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迄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為玄德効死况以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温征蜀過此布常山蛇陣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者地名其蛇兩頭出於常山其陣適類其蛇之兩頭故名之也温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陸法和亦曾征蜀及上白

帝城挿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鏃既掘之得箭鏃一斛又何哉或曰當法和至此時去諸葛亮猶近應有人向說故法和掘之耳法和雖是異人未必知諸葛亮箭鏃在此也

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也曰取其甲生啖一也葉舒者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弃去不惜四也田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斲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博哉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江陵亦然

禹錫曰芍藥和物之名也此藥之性能調和物或音著略語訛也絢時獻賦用此芍藥字以烟兮霧兮氣兮靄兮言四物調和為雲也公曰其善因以解之

長慶二年白居易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替嚴員外休復休復有

時名居易喜為之代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李穰皆文學士悉生  
平舊友日以詩酒寄贈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於應對善歌舞後  
元相稹鎮會稽參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詩來往按彭門崔大夫考魯為  
即日追題尚書數百篇居易  
在杭樂於蘇而詩有使君全未厭錢塘之句及罷俸錢多留官  
庫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復填如是五十餘年及黃巢至郡文  
籍多焚燒其休遂亡

張弘靖十二世掌書命至丞相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  
不到孫當時稱其能與張氏說家門巨源在元和詩韻不為新語體  
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數搖入言吟詩多  
所致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

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李尚書翱皇甫郎中湜  
馮詹事定祭酒楊公李公皆以高文為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  
公皆以引接後學為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  
以為癖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為文至精獎掖公心亦類數公甘出  
於李相國宗閔下時以為得人然終不顯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  
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  
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為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  
二人李相國程王傑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為場中  
詞賦之最言程試者宗此五人居易伯仲以史學繼業藏最多者  
蘇以常景胤堂弟尚書滌 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望為後來所重  
景胤登第與堂兄特並時世以為美

自來不何唐代  
哀

呂衡州温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後嗣做文學之荒墜

裴晉公自為誌銘曰裴子為子之道備存乎家謀為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修謂二銘詞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為銘顏魯公在蔡州知必禍及自為誌銘置左右

文宗皇帝曾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機天下仰望文皇不悅覃出復示李宗閔歎服不已一句一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

文宗尚賢樂善罕比每宰臣學士論政必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多以文進上每視事後即閱群書至亂世之君則必扼腕嗟嘆讀堯舜禹湯事即灌手歛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即

何以為君試進士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試覽之終日忘倦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宮人已下侍茶湯飲饌

李訓講周易頗叶上意時方盛夏遂取犀如意賜訓上曰與卿為譚柄高讀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水部員外郎賈嵩

說云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尤清峻常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學士中有薦人姓名者當時詩人李廓馳各為聖原從事宰相楊

嗣復曰今之能詩無若眉客分司劉禹錫上無言李珣奏曰當今起置詩學士名稍不嘉况詩人多窮薄之士昧於識理今翰林學士

士皆有文詞陛下得不覽古今作者可怡悅其間有疑願問學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許康佐為侍講天下謂陛下好古宗儒敦

撈朴厚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摘章繪句聲

揚朴厚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摘章繪句聲

揚朴厚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摘章繪句聲

年如意

詩學士

歷代小史

卷一

古

牙嘯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好薄小人競為朝詠之詞屬意於雲山草木亦不謂之開成體乎玷黷皇化實非小事

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又立左氏學議以孔子脩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懼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孔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立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婉章有所未一其後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為證正與商義同

進士李為作淡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

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分命之優劣

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性狂易李衛公鎮浙西以南朝舊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送至府瓦官寺衆白守亮曰大夫來取解易僧汝常時好說易可往否守亮請行衆戒曰大夫英俊嚴重非造次可至汝當慎之守亮既至衛公初見未之敬及與言論分條折理出沒幽蹟公允欲質疑亮已演其意公大驚不覺前席命於甘露寺設館舍自於府中陳講席命從事以下皆橫經聽之逾年方畢既而請再講講將半亟請歸甘露既至命浴浴畢整巾縷白公云大限今至不及回辭言訖而終公聞驚異明日率賓客至寺致祭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香公於龕前焚之其煙如弦穿屋而上觀者悲敬公自草祭文謂舉世之官爵俸祿皆加於

亮亮盡受之。可以無愧。

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有才學。時中使齊詔書。賜德裕德裕謂曰。子為我草表。能立構否。三復曰。文貴中。不貴速。得德裕以為然。三復又請曰。中外皆傳公文。請得以文集觀之。德裕出數軸。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尤喜之。遣詣京師。果登第。其子鄴後為丞相。上表請德裕歸洛中。

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連典江南數郡。皆有名山九江匡廬。羅雲爛柯廬陵麻姑。前進士許棠寄詩云。十年三領郡。領郡管仙山。廬陵時為人妄訴。逾年方辯。乃退居于襄陽。溫博士庭筠亦謫隋縣尉。節度使徐太師。皆在幕府。與成式尤相善。嘗送墨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事者。凡錢。函。成式子安節娶庭筠女。安節

任三吏部郎中。沂王傳善音律。著樂府新錄。傳於世。

今孤紉自吳興。除司勳郎中。入禁林。一女萬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前。賜坐。問卿從江外來。彼中昨庶安否。廉察郡守理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賢佐。邇來朝廷皆未覩其忠。蓋絢降堦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方為翰林學士。所識者朕之誥命。向來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賜絢。有小案置御床。上有書兩卷。謂絢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觀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禹謨。復問曰。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卿試舉其要。絢跪於御前。誦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

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  
不三復後已又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  
言為首綸奏曰先臣每言金鏡可為萬古格言自非聰明之資無  
以探其壺奧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見卿詞學顧中使曰持燭  
送學士歸院當時近臣恩澤無比居歲餘遂遷宰相

宣宗因重陽便殿大合樂賜宴群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欵塞旋征騎  
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相已下應制皆和上曰  
宰相魏謩詩取出其聯云四方無事去神豫抄秋來八水寒光動  
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頓首謝

宣宗嗜書嘗構一殿每退朝必獨坐內觀書或至夜中燭炮委禁中  
二為老儒生大中十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

為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宮  
院數日追制改充夔王已下侍讀五日一人乾符門講讀懿宗即  
位遂停

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其間有名聲如何植李玟皇  
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潯具麻米鷓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澣何  
涓周鈴宋耘沈駕周繫以詞翰顯賈島平曾李洵劉得仁喻坦之  
張喬劇夔許琳陳覺以律詩傳張維皇甫川郭鄴劉庭輝以古風  
著雖然皆不中科

陸韜為詩有情思其閑居即事云衰柳迷隋苑衡門啼暮鴉茅厨烟  
不動書牖日空斜悔下東山石貧於南阮家沉憂損神慮萱草自  
開花宴趙氏北樓二慈懃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朗月生東海仙娥

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為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題鵲  
鵲早鶯柳絮燕子俱傳於時登第累年無辟召一遊東諸侯得  
錢僅百萬而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才藝勤於讀史非寢食  
未嘗釋卷中朝子弟好讀史者無及昭宗時為相

李郢有詩名鄭尚書顯門生也居杭州不務進取終一下郎官初赴  
舉聞隣女有容求娶之遇有爭取者女家無以為辭乃曰備錢百  
萬先至者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至女家無以為辭復曰請各賦  
一詩以為優劣郢乃得之登第回江南駐蘇州遇故人守湖州邀  
同行郢辭以決意春歸為妻作生日故人不放與之胡琴樵桐方  
物等令且寄歸代意郢為寄內詩曰謝家生日好風烟柳暖花春  
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絃鴛鴦交頸期千歲琴

瑟諧和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窻紅淡冷涓涓尤子咸通初  
守杭州郢至宿虛白堂云缺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  
風微曙不得睡二十五載秋點長

馬博士戴大中初為太原李司空掌記以正直被斥貶浪州龍陽尉  
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故府而動天下之議行道與詠寄情哀  
楚允數十篇其方城懷古云申胥枉向秦庭哭斬尚終貽楚國羞  
新春聞赦云道在猜諛息仁深疾苦除堯聰能下聽湯網本來踈  
行李使人也遂行結束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

作李傳寫之誤作李焉

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呼者非也魏子孔氏秘記荀



月令不采呂紀

氏漢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按王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為歸音或作角角亦音祿魏子秘記漢記  
 不書歸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李庄文云角里當東方向者按陳蕃志稱京師亦號為霸上儒生溺既在京師之東則角里東方不疑矣以字書而言角直作歸字亦音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用偶角之角字點畫有分別今人皆不知角歸各有一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大夫髮瓜實于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為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為綠中綠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為覺覺是呼際聲綠是舌頭之聲注復云角中謂棺內隅也據此則又以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覺義同陸氏釋文孔氏疏不能窮其聲義亦但云當為角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當作祿者月令今人依陸德明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之非也蓋出於周書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作是呂紀自采於周書非戴禮取於呂紀明矣

德山五峯曰紫蓋雲密祝融天柱廩成下人多文詞至於樵夫往往能言詩嘗有廣州幕府夜聞舟中吟曰野鵲灘西一棹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憎迴馬峯前過望斷家山一事無問之乃其所作也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為友華作賦云星鎚電火於萬緒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拂為山攢拏為林穎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平子土崩矣幼幾曰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景入於朱戶騰祥靈於黯靄映旭日之蒼龍華曰某所自得惟括萬象以為尊特巍巍於上京分命微般石之匠下荆楊之林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崔巍實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間

張燕公文逸而學奧蘇許公文似古學少簡而密張有河朔刺史冉

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舜華前落葉墜城隅天使馬啓騰公之室人之金屋見仙鳥之瑤筐亦其北也又云張巧於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侍宴詩云甘露垂天柱芝盤捧御書含丹同堰蛭灰骨慕蟾蜍上親解紫拂袿帶以賜焉蘇嘗夢書壁云元 見逐諗人孔多既誅群兇方宣大化後十三年視草禁中拜劉幽求左僕射制上親授其意及進本上自益前四句乃夢中之詞也

杜工部詩如爽鶻摩霄駿馬絕地其八哀詩詩人比之大謝擬魏太子鄴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詩曰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或曰百川赴巨海衆星拱北辰所謂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再生吾當出劉曹二謝矣杜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

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章觸骸血模糊手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間更有太宗拳毛獨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瘥雖和篇不能為也其自得如此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監虞公為秘書監於省後堂集群書可為文章用者號為北堂書鈔後北堂猶存而書盛傳於世

褚遂良為太宗哀冊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沈佺期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人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代有東山士大夫類例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後柳常侍 明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者舊云自隋已

行秘監

來不聞有僧名曇劄蓋徃期嫉於時隱其名氏云

近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弼皆為樂令比監郊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叩鍾磬使夔聞別之無悞者由是反歎服其能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有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於典禮未為備也日休字逸少後字襲美襄竟陵人也少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榜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官至太常博士居蘄州與陸龜蒙為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巢時遇害其子仕錢鏐

王紆好佛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清源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李嘉祐詩也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為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續之李華作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後以失節賊庭故其文首四皓元魯山極筆於權著作蓋心所愧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大曆已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表彛仲子陵常也裴蒞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閔通經地里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曆筭則董純天文

文僧入靈一  
皎然

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楚僧靈一律行高潔而能為詩吳僧皎然一名畫一工篇什著詩評

三卷及卒德宗遣使取其遺文中世文僧二人首出

韋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

還各得風韻

李益詩名早著征人歌一篇好事者盡為圖障回樂烽前沙雪天下

唱為歌曲

沈既濟撰枕中記韓愈撰毛穎傳不下史篇良史才也張登為小賦

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蹙金之狀中世有造謗辭

而著者雞眼苗有傳蟻穴而稱者李公佐南有妓樂而工篇什者

蜀妓有家僮而善著章句者郭氏奴皆事之異也

南初太平傳

元和已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

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

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怪

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曰若禮部先時頌天下曰某年記題取其經

史某年試題取其經史至期果然亦觀學之一術也

熊執易通易建中四年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拊聲動場中

一舉而捷

方正

狄梁公仁傑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脩供頓井

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雷

風欲別開路仁傑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

妬女祠

供頓

妬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歎曰可謂真丈夫也後為冬官侍郎克江南安撫使楚風俗歲時尚淫祀祠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廟吳人所憚仁傑先檄書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之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為言元方曰不爾欺之也

裴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玄宗謂宰相曰裴光庭性嫉惡如扇驅蚊蚋焉

宋璟為廣州都督玄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玄宗上嗟歎良久拜

刑部尚書

代宗惑釋氏業報輕重之說政事多託於宰相而元載專權亂國事以貨成及常袞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尊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賅伯於是京師語曰常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於衆中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為鼠輩養資豈所以裨政耶由是為持權者所忌建中初祐甫執政中外大悅

郭尚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虞候縱橫之狀公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客歎息數四以其事告客曰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姪兒非奴才而何

中書侍郎張鎬為河南節度使鎮陳留後兼統江淮二道將圖進  
取中官絡繹鎬起自布衣一二年登宰相正身持立不為苟媚關  
官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為闕豎稱其無經略才徵入改為荊府  
長史未幾又除洪州長史江南觀察

李造為禮部郎時宦官魚朝恩用事稱詔集百寮有所評議凌轢在  
位宰相元載已下唯唯而已造抗言酬對無降屈之色朝廷壯之  
崔祐甫為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祐甫每見執政問事未嘗屈  
舍人岑參掌告屢稱疾不入宿直人情雖憚而不敢發崔獨入  
見以舍人移疾既多有同離局袞曰此子羸病日久諸賢豈不能  
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舍人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安可以  
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也由是心銜之及德宗在諒闇奏

制除崔為河南少尹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  
袞謫於嶺外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為相奏顏魯公往宣諭而謂顏曰十二犬  
此行自聖意顏曰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是某舐之忍以垂死之  
年餌虎口杞聞之踣馬盧即是御史中丞奔之子

裴漉為陝府錄事參軍李沂公勉徐長史光觀察始至官屬吏謁訖  
令別召裴錄事與之語公曰少頃有讎便請隨判官同赴凡三召  
不至公怒明日召漉讓之曰久聞公名故超禮分相召何忽而不  
至漉曰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自有賓僚  
某走吏也安得同宴沂公曰吾過矣遂請入幕漉之子充太常寺  
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同輩皆上中

考訴於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本設考課為獎勵有勞則書豈繫其官秩若一以官上下為優劣則卿當上上考少卿上下考永中上考主簿中考協律下考某等當受杖矣卿笑且慙遂特書上解後累遷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因焚書從軍遼東有功累官至右散騎常侍致仕萬福為人慷慨嫉險佞雖妻子未嘗敢輒干嘗徑造延英門賀諫官陽城雪陸贄時人稱之仕宦七十年未嘗病一日雖不識字為九郡皆有惠愛

順宗寢疾韋執誼王叔文等竊弄權柄憲宗在東宮執誼懼之遂令給事中陸質侍讀潛伺上意因解之及質發言上曰陛下令

與寡人講讀何得言也惶懼而出

宰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為饒州刺史先是郡城已連失四牧故府廢者七稔公蒞任後命啓籥而居之郡吏以有怪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在人

李忠公之為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床吏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當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敢徹而焚之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畝議者稱焉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卻之不從他日張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

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仲郢小字也公綽為西川從事嘗納一姬  
同院知之或徵其出妓者公綽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  
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張正甫為河南尹裴中令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  
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為也何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  
色

韓愈病將卒召群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  
誣人云韓愈願死也

文宗時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襲父帥潞少年明俊自謂河朔近無  
倫比及入朝公卿輻湊其門廣納金帛於權倖名譽甚著求帶平  
章事人多許之而憚宰相李固言沮其志遇休假謁於私第遂言

其情固言曰僕射先君以天下功書於簡冊及鎮上黨近二十年  
但聚歛貨財雄壯軍旅不發一卒戍邊未嘗脩朝覲之禮及即世  
後以僕射先君勲績不絕 延賞嘗領偏師輸忠滄景遂不行

典憲將何以上報國恩豈不能劾田承嗣張茂昭王承元携家赴  
闕求保祿位君請邊陲一鎮拓境復疆朝庭豈不以衮職命賞區  
區求之一何容易從諫矍然失色再拜趨出從諫厚結倖臣竟加  
同平章事宰相餞於郵亭李公曰相公少年勉報國恩幸保家勿  
殃後嗣從諫以笏叩額下淚至鎮謂將校曰昨者朝覲遍觀德望  
唯李公峻直貞明凜凜可懼真社稷之臣也

唐尚書特大和六年尉渭南為京兆府試進士官杜相悰時為京兆  
尹將託以所親等第時重十人內為等第召與從容語及舉人則



趨而下皆俯伏下對杜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內近三十餘人  
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

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忽中夜有內使  
宣召引入數重門至壹處堂宇華燁簾幕重蔽見二中尉對燭而  
坐謂慎由曰上不務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  
中旨有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兄  
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寧不敢承命况聖上高明  
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中尉默然無以為對良久啓後戶引  
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人迢皆而跪文宗過惡  
上惟俛首又曰不為此物木枕錯失不合更在坐矣仍戒慎由曰  
事泄即汝也於是二中尉自執炬送慎由出殿門復令中使送至

柳木枕

院柳木枕者俗談強項也慎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滕其事付其  
子風切於勦絕宦官者由此

李相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謁石於私第故事百寮將至宰相宅  
前驅不復呵元賞下馬石未之知方在廳若與人訐競者元賞問  
焉云軍中軍將元賞排闥進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注撫蠻  
夷和陰陽安百姓叶衆心無敢乖謬升絀賢不肖賞功罰罪皆  
公之職者安有軍中一將而敢如此哉夫貴賤失序綱紀之紊常  
必由之苟朝廷如此猶望相公整頓頽壞豈有出自相公者即疾  
趨而去碩左右曰無禮將軍可擒於馬下橋祗候元賞比至則袒  
臂聽之矣中尉仇士良有威權其輩已有訐之者宦官連聲傳士  
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賞不荅即命杖殺之士良大怒元賞乃

白衣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敢必杖殺軍中大將可乎元賞即具言無禮狀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既可無禮於此此可以無禮於彼乎國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其已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其理直命左右取酒飲之而罷石從子庾少擢進士第石之力也累累拜監察分司東都崔相鉉鎮淮南到洛累日不拜堂庾封其節且將奏之時人稱焉

○懿安郭太后既崩禮院檢討王皞請祔景陵配饗憲宗廟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元妃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為婦憲宗崩事出曖昧毋天下五朝不可以疑似之事然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皞聲色益壯宰相將會食周墀立敏中廳門以候敏中語墀正為一書生恣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問其事皞

益不屈墀以手加皞額賞其正直翌日皞賤句容縣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令狐綯為山陵禮義使皞奏為判官皞又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李景讓夏侯孜立朝有風采景讓為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待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拍王覲不稱職請移他官孜為右丞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無聲績恢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為鳳州刺史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皆封泥之懼其劾奏也然終以強毅為衆所忌故事除大夫百日内他人拜相謂之辱臺景讓未旬蔣相伸先拜景讓除西川節度不逾年致仕歸東都

劉允章祖伯芻父寬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為已任及

看街樓

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虬皆其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為其干撓根蒂牢固堅不可破都尉于恂方以恩澤主鹽鐵為纁極力允章不應纁竟不就試比考帖虬居其間允章誦學士詩有廉外桃花暎熟紅不知熟紅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對曰詩云閉關睢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頃之唱落衆莫不失色及出榜惑於浮說予奪不能塞時望允章自鄂渚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恂之辭弟紆為諫官乃允章門生率同年送於坡下紆猶欲前行允章正色曰請違公不去故事門生無答拜者允章於是不拜同行皆愕然懿宗迎佛骨自鳳翔至內禮儀盛於郊祀中出一道夾以連索不得輒有犯者車馬相接締以組繡緣路迎拜數十里不絕天子親幸

安福樓以錦綵成橋骨至即降樓禮訖然後迎入禁中置于安國寺宰相已下施財不可勝計百姓竟為浮圖以至失業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途毀之無遺

鄭少尹薰知舉放榜日畢令到宅謝恩至肅相公知舉放榜日並無人及門時論稱之主司放榜日於貢院見門生惟廣南鄭尚書及楊侍郎禮部故事每年主司中場多作風采鄭詹尹知舉第一李侍郎藩知舉落人極多唯許下杜相公帖日每去一人必吁嗟移時

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柳渾以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陛下即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今以為斜封之人不忍弃也是先帝之意不可違若斜封之人不忍弃是羣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衰

贈李多祚鄭克乂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為正者銜冤附偽者得志將何以止姦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渾拜監察御史

韋仁約彈右僕射許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狂鄙之性假以雄椎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為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當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

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荅曰鵬鷲鷹鷂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卑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為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肅宗以王璵為相問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銖求金帛積載於後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為刺史晨至驛門高戶不啓震命壞鑠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籍其緡鉅萬金寶堆積悉列上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籍錢代臣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請死朝廷慰獎之

此際字誤

李汧公勉罷領南節度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水中

德宗在東宮雅好楊崖州字常令打洛碑釘壁以翫及即位徵拜  
炎有岸谷言論持正對見必為之加敬歲餘不倦及後以劉晏事  
上不懌盧杞揣知上意因傾之

朝廷每降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贈唯李納判官一無所授深為  
同輩所疾

雅量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吊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誤持餘衣懼  
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  
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  
其過矣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畜積雖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可佳可愛

公喜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  
獲焉

韓臯為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銜  
畢誤呼先相之名臯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日常病小  
瘡令醫傳膏而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物  
臯自貶所量移錢唐與李錡不協後臯在鄂州錡夢萬歲樓上掛  
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之果  
移鎮浙右

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  
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嘗退量公不信術數  
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

弘達皆此類

靖安李少師宗閔不以威重自處好與賓客飲宴談笑喜飲酒暑月臨池以荷為盃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筋刺之而飲不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言歡明前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夏侯孜在舉場有王生者有時名遇孜下弟偕遊京西鳳翔鄆度使館之從事有宴召焉酒酣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但得第當擢印堂王生自負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後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河中王生之子不知有隙偶獲孜與其父生平書疏帑持以謁孜孜問其所欲一以吊之因召諸從事語其事

賈充公為同州刺史有家僮不下馬參軍責之鞭背見血因謁曰小吏犯公請去充公額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當曰不下馬打也得不去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

袁傖之破袁晁擒其偽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拳梔謂必生致闕下傖曰此惡百姓何足以煩人乃答之遣去

韋丹少在洛陽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魚者網得大龜繫之橋柱丹不忍問曰幾錢可贖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龜於水徒步而歸

任迪簡為天德判官軍中宴後至當飲觥酒吏誤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令酷發之則死矣乃強飲之遂病吐血軍中聞之皆泣下景略為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為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

為觀軍使終易定節度使

裴相垫嘗應宏詞崔樞考之不第及為相擢之為禮部侍郎笑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階又笑曰戲言也

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真一納于掖庭德宗即位召至別殿告其父死真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德宗曰焉有聞親之喪責其哭踴遂扶出聞者皆隕涕

識鑒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同年上曰爾宜記所通書言之瓌子頊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代宗寬厚出於天性幼時玄宗每座於前熟視之謂武惠妃曰此兒

大相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京州新曲開元中列上獻之顧而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抵橐籥於宮商也宮雜而少商徵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下僭君卑則畏下臣僭則犯上蓋行之於音律播之於歌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亂之患莫不由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祿山之亂華夏鼎沸所以知寧王知音之妙也

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韓公嘗洗足韓公足下有黑子祿山竊窺之韓公顧而笑曰黑子是吾之貴相汝何窺之祿山曰賤人不幸兩足皆有亦似將軍者色黑而韓公奇之約為義兒深加慰

勉

王瑀為太常卿早起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曰然已後因閱樂而捷之問曰何得罪曰卧吹笛又見康崑崙彈琵琶云琵琶聲多琵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琵琶而上謂之琵琶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弊召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撲之裴公益以為奇其人乃張建封也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燦李抱真盧杞陸贄張弘靖李藩皆云並無將相既而盡然又大司徒杜公見張弘靖曰必為宰相貴人

多知人也

潘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及異其妻劉氏晏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闈者三百縑夫人知之為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曰以爾之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後慘綠少年何人也荅曰補闕常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二十四並為郎官旗馬父之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為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連貴



公卿語丹曰三命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由是竟如其言

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鎮唯上於東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公隨皇甫

崖州鑄皆為宰相張尚書賈段給事平仲衛大夫仲行李常侍翺

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知名矣

李相絳先人為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為節度使張

常侍正甫為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空日舉人悉

不如李棊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

丞相弟為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公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

宗易為朝官人問宗易之文於丞相荅曰蓋代時人用以蓋代為

口實相見論文必曰莫是樊三蓋代否後丞相之為戶部侍郎也

常侍為本司郎中因會祀詩侍郎唱歌李終不唱而哂之潘席大

噉

韓太保皐生曉音律嘗觀客彈琴為止息乃歎曰妙哉稽生之音也

為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止息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

生商商為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搖落其歲之晏乎此所以知魏之

季慢也其商絃與宮同是臣奪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馬氏之

將篡也廣陵維揚之散者流亡之謂也揚者武后之姓言揚后其

父駿之傾覆晉祚者也晉難興終止息如此其音哀憤而噉殺操

者蹙而憐痛永嘉之亂其應此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且

避晉禍託之神鬼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歟

吳興僧畫一字皎然以律詩嘗謁韋蘓州恐詩體不合乃於舟杼思

作古體十數篇為獻韋皆不稱賞畫一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

之韋吟風大加歎賞因語畫一幾致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校  
而以所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一伏其能鑒  
駱浚者度支司書手也常健羨一雜事典題詩一絕於栢樹曰幹葺  
一條青玉直葉鋪千疊綠雲低爭如鷺雀偏巢此却是鴛鴦不得  
栖會度支使巡諸司見此題問左右云浚所為也乃與語可聽曰  
錢穀粗曉詞氣不卑言語古壯人倫亦佳翌日以語巡官李吉甫  
遂擢為度支巡官浚請兼巡覆官自以微賤不敢廁士大夫之列  
月餘九門內勾出數十萬貫數月關右蒲潼京西京北三輔句四  
百萬佐大門却河陰斗門曹汴宿宋無水潦之患後典名郡有令  
名於春明門外築臺榭食客皆名人廬州題詩云地甃如拳石  
磈橫似葉舟即駱氏池館也

裴晉公為相布衣交友受恩子弟報恩獎引不暫亡失大臣中有重  
德寡言者忽曰某與一二人皆受裴公白衣時約他日顯達彼此  
引重某仕宦所得已多然晉公有異於初不以輔相相許晉公聞  
之笑曰實負初心乃問人曰曾見靈芝珊瑚否曰皆希世之寶又  
曰曾遊山水否曰名山數遊唯廬山瀑布狀如天漢天下無之晉  
公曰圖畫尚可悅目何況親觀然靈芝珊瑚為瑞為寶可矣用於  
廣廈須祀梓樟楠瀑布可以圖畫無濟於人若以溉良田敷碾磑  
其功莫若河之水某公德行文章器度標準為大臣儀表望之可  
敬然長原有餘心無幾術傷於畏法剝割多疑前古人民質朴征  
賦未分地不過數千里官不過一百員內無權倖外絕姦詐畫地  
為獄人不敢赴以赭染衣人不敢犯雖云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

時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為匡濟今天下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於前古材非王佑安敢許人

相國牛僧孺或言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孤貧力學有志亦貞中擢進士第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歎出曰不敢衆聳異之无和初登制科歷省郎至丞相大中初卒後白敏中入相乃奏謚曰簡

宣宗在藩邸常為諸王所法一日不豫鄭太后奏上若心疾文宗召見訖視上貌以玉如意撫朕曰我家他日英主豈疾乎即賜御馬

金帶

李珣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南養母以孝聞舉明經華州刺

史李絳見而謂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錄非予發跡之地一舉不第應進士舉許子容為禮部擢上弟釋褐署烏重胤河陽府推官書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邳縣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交辟皆不就牛僧孺為武臣掌書記徵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稱曰清朝之器豈擊搏才乎擢拜禮部員外改吏部員外李宗閔為相擢知制誥改司勳員外郎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珣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息頃一時累遷戶部侍郎丞旨天子屢欲以為相鄭注以方術為侍講學士李訓自流入入內庭珣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訓誅徵為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拜丞相上雖切於求理終優游不斷同列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立者進用珣與嗣復論地胃

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多異同卒無成政但寄之頰舌而已文  
宗將崩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為託武宗立事由兩軍昭州刺史宣  
宗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部尚書崔郾薨又拜檢校左僕射  
淮南節度使三載薨謚貞  
李郭為武寧軍節度使不治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  
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宣宗未知省麥熟而徐師果亂上  
感悟魯言擢為起居舍人

懿宗晚年政出群下路巖年少固位恃勢當路皆仇隙中外沸騰所  
指未必實也初巖為淮南崔鉉度支使除監察十年不出京師致  
位宰相鉉謂巖必貴嘗曰路十終須與他郡一官自監察入翰林  
鉉猶在淮南聞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何能至老皆如言

房平溫僕射彥博請遷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于是入居長安者  
且萬家魏節公以為夷不亂華非又常之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  
元中六胡反叛其地復空

閏州得王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餘  
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聞其一宜于黃鍾九尺掘之必得焉  
勅州求之如言而得

閻立本善畫至荆州謁張儉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由  
是近代佳手耳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一  
日不能去

高宗時群蠻聚為害討之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為刺史發卒迎敬業  
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州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

問處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使而往觀之莫不駭愕賊所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及無兵仗更閉營隱藏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以汝等為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為賊唯召其帥責以不降之意各答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父英公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既薨高宗思平遼勲令製其塚象高麗中三山猶霍去病之初連山後其子敬業舉兵反武后令掘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

張沛為同州任正名為錄事劉幽求為朝邑尉沛常呼二公為任大劉大若交友 玄宗誅韋氏沛兄殿中監涉見誅并令誅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謁告在家聞之遽出曰 朝庭初有大艱同州京

之左輔柰何單使至害其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送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劉幽求方立元勲用事居中竟脫沛於難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大理蔣欽緒即其妹婿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為非分妄求至忠不納蔣退而歎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可哀也哉至忠既至拜中書令歲餘敗

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寺是夜黃昏僧眾禮佛其聲喧達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答背斥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事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亂我疆境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執兵號大髡據此寺為寨凌脅州將果叶高公之言

得于資中處士王迢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方鎮有兵必姑息之唯渾瑊奏事不過輒  
私喜曰上不疑我

賞譽

正觀中蜀人李義甫八歲以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  
鳥者上賜義甫義甫登時進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  
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今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玄宗燕諸學士於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  
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其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  
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德宗每年徵四方學術直言極諫之士至者萃於闕下上親自考試  
絕請託之路是時文學相高當塗者咸以推賢進善為意上試制

科於宣德殿或下等者即以筆抹之至尾其稱旨者必吟誦嗟嘆  
翌日遍示宰相學士曰此皆朕之門生公卿無不服上精鑒宏詞  
獨狐授吏部試放馴象賦上自考之稱其句曰化之孚式則必受  
乎來獻或違斯性則感於至仁上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時  
外方進馴象世有二上即位悉令放荊山之南而受獻賦不傷於  
顧昇上賞其知去就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况况覩姓名熟視曰米價方貴  
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也因為之延譽聲名遂  
振

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因人呈卷解衣

旋讀之首篇送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  
開却束帶命迎之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目著程子中暮韓文公稱嘆之及赴舉  
於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不第人以為屈度尚書  
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涇原軍李逢吉在相位見  
其書特薦拜右拾遺竟因逢吉湮厄而沒其立身正苦能清談樂  
善士多附之與堂舅李信州虞相善又交裴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元稹在鄂州周復為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正郎乃簪笏見  
稹曰其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曰遽  
以實告賢於能詩者

劉侍郎三復初為金壇尉李衛公鎮浙西三復代草表云山名北固

長懷戀闕之心地接東溟却羨朝宗之路衛公嘉歎遂辟為賓佐  
時杭州有蕭協律悅善畫竹家酷貧白居易典郡嘗叙云悅之竹  
舉世無倫頗自祕重有終歲求其一竿一枝不得者又遺之歌曰  
餘杭邑客多羈貧其中甚者蕭與殷天寒身上猶衣葛日高甌中  
未掃塵悅年老多病有一女未適他日病且亟謂其女曰吾聞長  
史劉從事非有通家之舊復無舉薦之力歛自 衆為賢侯幕府  
必有足觀者今知未婚吾雖未識嘗以書託汝三復覽其書數日  
未決會夜夢有黃衣使致藁一束於其門翌日言於衛公公曰藁  
蕭也此固定矣三復遂成婚

白敏中在郎署未有知者唯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然而無資用以  
奉僚友衛公遺錢十萬俾為酒肴會省閣諸公宴已有日時秋霖

涉旬日賀叛真員外求官未得將欲出京來別真與敏中同年主  
闈者告以方候朝官繆以他適對真駐車留書叙霸遊之困敏中  
得書嘆曰士窮達當有時命苟以僥倖取容未足發吾身豈有美  
饌上邀當路豪貴而遺登第故人遂令召真先宴既而朝客來聞  
與真宴衆人咸去他日見衛公問來者誰敏中具對以留真負於  
推引衛公亦稱云此事真古人所為真自後以評事先拜而敏中  
以庫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未逾三年為丞相

大中末諫官獻疏請賜白居易謚上曰何不讀醉吟先生墓表卒不  
賜謚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為之

宣宗舅鄭僕射光鎮河中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  
鳳鳴之侶朱門白樂難容烏合之人上大喜問左右曰誰教阿舅

作此好事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詢者掌書記上曰表記尤佳便  
好與翰林一官論者以為不由進士又寒士無引援遂止

光德劉相宗望舉進士朔望謁鄭太師從謹闈者呈刺裴侍郎瓚後  
至先入後容乃召劉秀才劉相告以主司在前不敢升坐隅拜於  
副堦上鄭公降而揖焉鄭公佇立目送之久方回乃言瓚曰大好  
及第舉人瓚唯唯明年為門生

令狐滈第澄皆好文自楚及澄三世掌誥命有稱科場中以父為丞  
相未得進滈出訪鄭侍郎道遇大尹投國學避之偶廣文生吳畦  
從容久之畦袖卷呈滈由是出入滈家滈薦畦于鄭公遂先滈一  
年及第復至郡守

懿宗嘗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錢帛山積問左右誰為庫侍臣對曰宰



相李德裕以天下每歲度支備用之餘盡實於此自是以來邊廷有急支備無乏上曰今何在曰頃坐吳湘貶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微罪豈合誅謹由是劉鄴進表雪遂許加贈

劉仁表劉允章門生初允章知舉仁表與李都善即訪之而謂都曰儀之某為朝廷委任何以見裨少塞責乎都欲薦其所知者允章迎謂之曰謂不言牛孔安得歲歲湏入先是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為其所制故允章以云適中都所欲言者都中蘊中錯也願其往之以與允章雅熟都納焉即孔紆也復授允章以文一軸發之且大半曰此可以與否允章佳賞比及卷首乃仁表也允章鄙其輕薄而辭之都曰公是遭罹者柰何復聽諛言乎於是皆許之仁表後為華州趙騭幕嘗飲酒騭命歐陽琳作錄事酒不中者

罰之仁表酒不能滿飲琳罰之仁表曰鄂渚尚書解取錄事不解放門生時允章鎮江夏仁表皆自謂也

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者有諸院兄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為之頃有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誠初亦避之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某叔頃來畢誠秀才作也誠遂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為夜來風李大悅遂留為客

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父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父問左右此是劉僕射否曰是戴因急就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在職無異跡當朝似

歷代小史 十一卷 六三  
不能言者及薨 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事有  
不是者未嘗放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閱而流涕 朝廷始  
重之

相國劉公贍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笈禮因題  
商驛側泉石司徒奇之勉以修進俾前驛換麻衣執贄見之禮後  
鮮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孤貧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  
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食留所業文數軸置在  
僧几上致仕劉賓客遊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卹  
又知其連山人朝無引援謂僧曰某閑廢能為此致宰相邇後  
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  
筵而餞之輕薄客呼相國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

路即侔宰相比部官大笑之在席亦有異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  
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拜相 王屋庭一上人細治之

鄭愚尚書廣州居人雄才與學擢進士第楊歷清顯聲稱坦然而性  
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玄鎮荆南鄭除廣南節經過魏公常  
禮遇鄭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他日於客次換麻衣先  
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  
也又以魏公故相合且軍儀庭忝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  
道備見之矣其敬服形於辭色也或曰鄭公因醉眠左右見一白  
猪盖杜征南吐蛇之類

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垂帷而觀之李端中宴  
詩成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傳粉何郎不解愁衆稱妙絕或謂夙構

端曰願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為韻復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  
賜銅山許鑄錢暖出名馬金帛為贈是席端為首送王相鎮幽朔  
韓翊為首送劉相巡江淮錢起為首

獨狐郁權相子婿也歷掌內外制有美名憲宗歎曰我女婚不如  
憲與孔戣為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并其類十數條  
後上不記其名問裴晉公亦不能對久之方省乃拜戣嶺南節度  
有異政南中士人死於流竄者子女悉為嫁娶之

呂元膺為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墻已鏢守者曰軍法夜不可開  
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  
乃歸明日擢為重職

品藻

玄宗西幸駕及古界靈武通至房館新除丞相玄宗於馬上看除  
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賊賊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  
言上色少愧

玄宗西幸嘗壽樽不悅多與裴士淹並馬語語及平日之事持亦辭  
顏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誠如聖旨近實無侍上曰但  
以妬賢嫉能以此至敗士淹曰陛下既知何故久任之豈唯身敗  
兼亦誤國計今日之事林甫所啓也上愀然不樂

白舍人物到錢塘令訪牡丹獸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此花始  
栽植於庭欄圍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  
其上牡丹自東越分而種之也會稽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  
題詩曰此花南地知誰種慙愧僧門用意栽海燕解憐睥睨胡

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海棠不敢開唯有數苞紅  
幙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  
祐榜舟而至甚若踈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噫各希首薦焉中舍  
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臯穴較勝負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  
賦餘霞散成綺詩既解送以疑為先祐其次耳張祐詩有地勢連  
尊岳河流側壤閑多士以陳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比徒  
有前名矣祐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甚毋潛  
云塔影挂青漢鍾聲和白雲此二句未為佳也祐觀獵四句及宮  
詞白公張三作獵詩以定玉右丞多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  
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戍還  
歸細柳營回看鴈鴈處千里暮雲平張祐詩曰晚出禁城東分圍

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臨風背手抽金鏃鬪身控角弓萬人  
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中皆四對何足奇乎  
然徐生云古今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凝賦曰譙周空  
裏定游夏於丘屢馬守帷中分易禮於盧鄭如我明公薦豈惟偏  
黨乎張祐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荆玉三投佇良工之必監  
且洪鍾韶擊瓦缶雷鳴榮辱紉繩復可定分祐遂行歌而邁疑亦  
鼓枻而歸二生終身偃仰不隨御賦者乎先是李補闈林宗杜殿  
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體舛雜而唯清苦者見嗤因茲  
有恨也白為河南尹李為河陽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  
似乖趨事之禮嘗謂樂天為聶嘯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稱減白  
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獬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

張生為詩之交酷愛祐宮詞亦知錢塘之歲自有是非之倫懷不平之色為詩二首 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

昇平裴相兄弟二人俱有盛名世謂休不如傳傳不如休休好釋事善隸書所在寺額多書之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皆異以此為優劣穆氏兄弟四人替賞質員時謂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味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言最為允酒也

德宗晚年絕嗜欲尤工詩臣下莫及每御製奉和而退笑曰柳公在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上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為淮勅惡詩

盧肇黃頗同遊李衛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為狀頭黃第二人

規箴

國子監諸生猥雜陽城為司業以道德訓諭有違親三年城勉歸覲自天寶九年置廣文館至元和中堂宇虛構材木堆積王者或盜用之

宗雖英睿初即位得杜邠公贊導及其成功多邠公力也諫疏以章疏之故憂略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士二日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于司空因韋大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  
半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慕容韋緩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笑  
談詼諧亦有為也頓又令女妓為佾舞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夙慧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之得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  
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鄭氏異其男也及  
生昭容視之云秤量天下豈是汝也口中啞如應曰是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於案上會太子入侍上  
以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即射中賜若卮  
酒 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乃賜  
卮酒是琳愿皆有宰相望上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託

者衆不能用之

蘇瓌初未知頰常處頰于馬廐中與庸僕雜行一日有客詣瓌候于  
客次頰擁篲庭廡閒遺落一文字客取而視之乃詠崑崙奴子詩  
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瓌出客淹留言詠以其  
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族之孽也瓌備言其事客驚訝之請瓌  
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稍稍親之有人獻兔懸於廊廡之  
下乃召頰詠之曰兔子死闌單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  
中看瓌讀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 玄宗平內難旦  
夕制誥絡繹無非頰之所出時稱小許公云

開元初上留心理道去弊革訛六七十年間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  
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置開遠門亘地萬餘里入河湟賦

稅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藏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四方豐稔百姓樂業戶計一千餘萬米每斗三錢丁壯之夫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不齎糧奇瑞疊委重譯膺止人物欣然咸思登岱告成上猶惕厲不已搆讓數四是時彭城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張說源乾曜咸相感慰薦上一以晏間生秀妙引於內殿縱六官觀看楊妃坐於膝上親為畫眉總髻宮人投花擲菓者甚多拜為秘書正字張說問曰居官以來正字幾何晏尋聲對曰他字悉正獨朋字未正說闢而異之

燕文正公弟某女婦盧氏嘗為舅盧公求官候公下朝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楮床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開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藝干柳芳念百韻詩芳便暗記題之於壁謂

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徐曰相戲耳此君所念詩也因為幼奇更念他新著文章皆一遍能記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遍通五經上書自舉云一遍誦千言勅赴中書考試張燕公問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遍畫地為記讀七遍起曰此誦已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誦得今七遍已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觀覽不暇而敬忠誦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嗟嘆即日聞奏引對賜綵衣一副兼賚物拜東宮衛佐仍直集賢待講毛詩百餘日中三改官為同輩所嫉中毒而卒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須中書考試陟令

善書者二十人各操紙執筆就席環庭而坐但占題目身自巡歷  
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  
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勅賜縑帛拜太常丞  
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

韋臯鎮西川進奉聖樂曲蕪樂工舞人曲譜到京於留邸按閱教坊  
人潛窺得先進之

李衛公幼時 憲宗賞坐於前吉甫每以敏捷誇於同列武相元衡  
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惠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歸  
以責之惠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  
言不當所以不應

宣宗強記默識宮中厠後之賤及備灑掃者數十百輩一見輒記其  
姓字或將有所指念必曰召某人令措某事無一差誤者宮官宮

婢以為神簿書刑獄卒吏姓名紛雜交至經覽多所記初守杭州  
視事數日召都押衙謂曰乍到郡未能記諸走使當直將卒凡幾  
人對曰直者二百乃令以紙一幅大書其姓名貼於胸每人閱過  
自此一閱至三考未嘗悞喚一人者

杭州端午競渡於錢塘弄潮先數日於湖沂列舟舸結綵為亭盤東  
西袤高數丈其夕北風飄泊南岸消官至湖上大將懼乏事消問  
競舟凡有幾令齊往南岸每一綵舫繫以三五小舟號令齊力鼓  
棹而引之倏忽皆至

湖守飲餞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有中使即袖歸曰禁  
中未曾有宜進於上頃之解舟而去郡守懼得罪不樂欲撤飲官  
妓作酒者立白守曰請郎中盡飲某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



守從之會送中使者還云果潰爛弃之矣郡守異其言召問之曰  
使者既清必丞貯以行物因遞觀則以手搯之此物芳脆易損必  
不能入獻守命有司加給取香錦面賚之

弘農楊牢幼孤六歲時就學歸悞入人家乃父友也二丈人彈碁次  
見楊氏子戲之曰爾能為丈人詠此局否楊登時叉手詠曰魁形  
下方天頂凸二十四寸窻中月父友驚撫其首遺以梨栗曰爾後  
必有文年十八一上中進士第有詩集六十卷性情急累居幕府  
主人同列多不容同列有固護之者與詩云蝦蟆欲喫月保護  
長教圓又云心明外不察月向懷中圓又云羅幃若不卷誰道中  
無人其辭多怨恚其妻亦有志行在青州幕奉使出得疾不訖昧  
服藥而殞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李司空勸於朝堂立  
語李晟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  
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  
復能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歎曰此小兒獠  
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應聲曰胡頭尚作宰相獠面何廢聰明李  
狀胡也

玄宗幸大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擔壺漿遠迎上親加存問受  
其所獻賜賚有羞父老舊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  
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吊卹百姓欣然乞願駐留及車駕過金  
橋橋在潞州御路索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整羽衛整肅謂左右曰張  
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陝右上黨止于太原真才子也左

歷代心史 卷一  
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玄韋無忝陳閔等令寫金橋圖其聖容及  
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  
幃幙吳道玄主之大馬驢騾牛羊駱駝猫狻猊之類韋無忝主  
之其圖謂之三絕上為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雋邁於朝堂叱武  
攸暨我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  
槩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玄宗在藩時每歲戲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兔意樂忘反與其  
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蒜為具甚備  
上顧而竒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  
舍或語多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  
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預

配饗

玄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調曲隨意即成如不加意尤愛  
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有紫玉笛之說天寶故事常遇二月  
初詰旦巾櫛方畢時雨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  
物豈得不為他判断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  
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自製也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  
指而笑曰不喚將我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  
高毋至秋空迥徹纖埃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  
妙如此

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  
在涼殿座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塌陰雷沉吟仰

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洒坐內舍凍復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  
標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終及門遺洩狼籍  
逾口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

玄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內官曰  
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玄宗封太山進決萊旃然河見黑巨龍命弧矢而親射之矢發龍滅  
自是旃然伏于流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溢而為萊遂名旃  
然左傳楚涉濟于旃然即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為長安兵曹權過京兆至今為寮  
者賴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挺之薄妻而愛其  
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妾也未嘗慰省其母何

至於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尚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嫵吾  
寢陋枕蓆數宵遂即懷汝自後相弃為汝父離婦焉其母悽咽武  
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錘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  
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錘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戲  
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待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  
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明年擁旄西蜀  
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有  
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擬將禡鬢合坐皆笑房太尉瑄  
亦微有所誤憂悸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出峽李  
太白為蜀道難乃為房杜之危也曰劔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所守誠非人化為狼與豺杜甫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

無他遊從或謂章仇大夫 瓊為陳拾遺雪獄陳子適高侍御適

與王江寧昌齡中冤當時用為義士李翰林作詩朝右聞之疑嚴武

有劉焉一作劉詞之志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罪遂杖殺後為彝外家報

怨嚴氏雖微顏太師魯公刻姓名于石或致之高山之上或沉之

大洲之地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劉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其本縣欲申桑梓之禮於令令

辭曰不敢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數匡將遣邑僚以其無知

而止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歸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將校之列

又難置于賤卒盡署為將判官此職列假緋衫銀魚外視榮之實

處在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獻啓訴於公者乃署他職

德宗七歲 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

三天子 德宗大喜

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頓傲睨無郡僚之禮

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作天中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

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鑒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

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

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石奴

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

為高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

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盧符山人遣童子齎書乞買山錢

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却秀才者寓居於漢上

蘊有文藝而家貧與姑婢通其婢端麗解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

鬻婢於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無復即薛大保愛妾至今尚畫觀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已即強就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於後事家還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泪滴羅中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寫郊詩於公座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於憚晃奩匣悉為贈飾之物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幕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敢違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詩其辭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慙慙好取襄王夢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愛姬為己之嬉娛以此觀之

誠可竄身於無入之地遂以繒帛瞋行首書謝零陵守

李尚書朝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潘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泪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韋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其舞即延入與韓夫人相見夫人史部之願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興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尚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啓曰昔於群小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遂蠲其罪後鎮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瀏亮不絕問是何人之吹也且

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遁相尤怨夜使囚徒為樂罪累必深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盡其能少不事農桑可為伶人耳卒歲而伶慙之便令奔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二曰沈萬石

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拔擷角觝之戲翌日於球場內犒

勞軍老牛筋皮為炙狀瘡魁之鱗魁

酒罇也盛一斗二升多以坐補愧瘡為之或銅鑄也

於地茵大伴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齷莫敢就食獨五千頤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嗜肉丞相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城健

胡又令試於觝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眾為之披

靡於是獨進五千倉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城北門常

荷鏢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騾子營騷動軍府萬悉誅之自此

送安也

李公既治淮南決吳相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宥有嚴張之風

也狡吏奸豪潛形墨迹然出於獨見察佐莫敢諫之李元將評事

及第後嘗僑寓江都李公 羈旅之年每止於元將之館而叔呼

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姪皆不悅也及為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

巡官者居鄭圃也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終到客舍不意家

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市人皆

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常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

適憇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

歸鄉里遂糜留服罪咎 二十送過秩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

翻為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淮者眾主吏啓曰戶口

逝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掬麥乎秀者在下批糠隨流者不必報  
來自此一言 無踰境者白居易元相詩曰悶勸迂辛酒閑吟短  
李詩且曰辛大丘度性透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即君即  
丘度之子也來謁丞相問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  
勸疇昔酒閑吟二十丈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矣凡  
諸官族快辛氏子之能忤 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  
似府公府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着青把笏也請科錢覩此形骸  
足可傷嗟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 老兵倚恃  
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  
卒然故趨事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常以古風求呂化光溫  
謂齊外照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

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  
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廉察  
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為放生之名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  
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  
到鎮遊於野寺觀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於鏡湖後有  
犯者遂不怨後為二絕而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  
人生祇緣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  
髻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願  
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  
十曰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問三教所來俱有區別  
海內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 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於平泉莊置構思亭伐  
判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自業待  
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賚 家謀來謁不得通於金吾  
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廩餼之逾旬以  
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  
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本耕田宗無故舊復邀回言之回問  
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袖中何物取即告身曰中書侍  
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  
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  
百步外遂命弓橫縱止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党巷窮寇敢  
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攘袖挽  
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為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於馬前未踰  
日羗果斃

裴相為宣州觀察相謝後未行曲江荷花盛獲與省閣諸公同遊自  
慈恩至紫輿接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憇於旁中有黃衣  
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即不敢  
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  
宣州觀察使於是奔走而去一席皆觀聞者大笑左右訪於吏部  
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 宣宗在藩即聞之常與諸王  
為笑樂及即位裴為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即不敢新授



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孫趙公朝宴酒酣樂闋顧群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何如越公楊素有六功封越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吾自揣誠不羨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李大師光顏女未聘從事許當時幕僚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莫其選棟謝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壻也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壻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足矣

渾太師城年十一隨父釋之防冬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數

可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壞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 玄宗嫌其異已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幘頭燕公服之入謝 玄宗大喜 玄宗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於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累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少所裘者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援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燕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

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鄭珣瑜為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為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厚堅正前后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自樂懸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舉止中禮士大夫歎之十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十復為百官班首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薛調季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為生菩薩瓚俊爽人號為劍

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既去謂左右曰若不見其人也調為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頃之暴卒時以謂中樞卒年四十三常覽鏡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豈常有言其壽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寬厚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林最久習於慎密在鎮三歲自初視事坐於東廳至其罷去未嘗易處雖大臣經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還私室端默欽任常若對賓旅夏日中欲寢息則顧將軍令下簾或自顧無人即自起去簾鈞以手捧軸徐下簾至地方拱退進止雍容如畫時杜悰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審權為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技樂自隨宴于江淮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中裹蜀人見必効之後乃剪紗巾之脚以異于衆也閭巷有眩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邪比至鬻豚之肆見膾豕者謂屠生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裴氏忍耻之說何莫由斯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於合江亭離宴贈行雲等感恩多詞后有離魂何處斷煙兩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樓也

江淮客劉圓常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甚賞

之

李銛錡從父弟也為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婢奴無老幼量頭為枷自拘於觀察使 朝廷憫之薄貶

天寶已前多刺客李汧公勉為開封府鞠囚有意氣者咸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僕縑千疋可乎曰未也二千疋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 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故復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

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  
後因圍宋州見李光弼與勅使打毬聞判官張儵至光弼各拜神  
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  
何禮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  
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 朝廷禮教誤受  
判官等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諸公拜逐一拜之  
包誼江淞人下第遊漢南劉太真相會辯難劉辭屈責其不敬誼擲  
盃中其額後太真為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真覽其文卷於包侍郎  
詰之家物甚驚嘆及視其名廼包誼也遂默然至出榜宰相欲有  
去留面問太真換一名太真不能對忽記誼之姓名遽言之遂中  
第

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 企羨

進士張彈濮陽王東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之曰此  
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

盧杞令李揆入蕃揆對 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於道不達君命  
上惻然欲免之謂盧相曰李揆暮老毋使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  
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  
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邢人李揆  
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謾之也揆門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  
一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

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  
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績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澁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  
績乃為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獨能把筆淡墨為書曰入其父子之  
情切如此其年績及第

陸相贄受淮南尉吏部侍郎不與顧少連擬與江淮一尉不伏竟得  
之顯其聽而自吟曰遶堦流泐泐夾砌樹陰陰 後罷相 在

假日勅下不謝官又貶為忠州司馬大官降勅日令朝謝但恐私  
忌 亦湏出入始了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  
開府陸交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司徒劉忠州楊崔

此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

蕭功曹獨孤常州崔比部張水部梁補闕韋蘓州二人連呼者岐

薛燕許大手筆李杜姚宋亦曰蘇步蕭李華文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

尉常中令裴晉公白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

長江趙渭南二人連呼者白元又有羅鈐吉網能員推韋狀能又

有四夔四凶

于良史為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衣猶碧日  
暮倚朱門從朱污袍赤公聞之為奏章服焉

韓僕射臯為京兆尹韋相貫之為畿甸尉及貫之入為相臯為吏部  
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申故吏之敬

韓臯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於僕人

之手歸則別置于卧内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舊相為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及鎮荊南又奏為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為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在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為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儉素壽考為朝中之首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為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為相潘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

子固言藩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尚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一席兩個座頭總是李益

李大師逢吉知貢舉榜或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

陽城為朝士家苦貧常以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為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為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為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路魏博六節度聽為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

胡尚書証河中人太傅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  
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  
進士趙櫓著鄉籍一篇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

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  
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傳洪宣盧尚書簡辭弘正簡求皆其姑子也  
時稱 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舊  
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 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  
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世有姑之  
與姪之女婿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况也

李相石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

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表都時謂之玉笋

柳公權與族子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  
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久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  
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以  
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  
紇于公崔相群門生也紇于及第時於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  
座主及為考官之前假居崔相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  
目八人勅頭孫河南數先於鴈門公為丞紇于封鴈 門

又宗自大和乙卯歲后常戚戚不樂事稍間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  
三殿東亭見橫節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已曰此開元東封圖

也命內臣懸於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為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為之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為太子求汝鄭間衣冠子女為新婦扶出來田舍藹藹地如聞朝臣皆不顧與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遂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輜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八人焉

李右丞廩年二十九為尚書右丞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貌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即終

日忘倦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賦詩賦題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歎息久之嘗於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宦官知自文宣二宗始

宣宗尚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於聖朝勅封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李某為中丞奏孔尚書溫徐相商為監察御史孔為中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為丞郎每讌集時人以為盛事



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敢為萬年令  
同年有起之會倉部李郎中賓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  
某與賢座主同年謂彬州李侍郎也衆皆以為異是日數公皆詣  
賓客馮尚書審則又彬州座主楊相國之同年也舉座異之張不  
疑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當年五府交辟江西李中丞疑東川李相  
回淮南命到府未幾以協律郎卒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後娶  
顏氏

東夷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岳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步  
步拜禮至山下仰望歎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  
而至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

人語為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寇歷陽  
城奔浙西為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  
乙科當時號為點頭崔家澹容貌清瘦明白擢第升朝崔鉉辟入  
幕先是朝中以流品為朋甲以名德清重者為首咸通中李都為  
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涓澹兄弟也澹在品中以涓強  
侵為簾卒不取焉涓卑屈欲見取其黨皆避之

瑯琊王氏與太原皆同出於周瑯琊之族世貴號雒頭王氏太原子  
弟爭之稱是已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釵鏤王氏崔氏博陵與清  
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即皆拜第三  
房子弟為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姑臧李  
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

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  
縣崔氏旁捧八寶以獻勅改名焉程之姊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  
乃姑臧小房也判盜鐵程為揚州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為得人竟  
亂筦擢之任程累郡無政績小杜相聞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為其  
子讓能娶焉程初辭之為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  
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於寶應諸院取一姊姪嫁之其後  
讓能貴為國夫人而程之女不顯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  
場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為茫茫隊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  
中又曰魯紹瓌蒙識即合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  
厚徒多輕侮人故裴泌侍御作美人賦之後有瓌值韋羅甲宣日

聖值都雍識即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已甲又有四字甲  
言深輝軒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曄任  
江泊李巖士蔡鋌秦輔王之徒鋌與叢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  
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顥實糾蕭儼極有時稱為後  
來領袖杜昇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  
鄭延昌相公為京兆尹兼知貢舉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于墓側相傳  
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曠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塚前方丈之士  
常成屋

崔魏公鉉與江西李侍御隲同在李相石襄陽幕中鉉自下追入不  
二年拜丞相隲時在幕為李相草賀書曰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

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

杜佑佐權德輿幕李珣佐牛僧孺與使主同為相

鄭裔綽為浙東觀察奏侍御史鄭公綽為副使幕客與府主同姓聯名者甚寡

咸通末鄭渾之為蘇州錄事談銖為縣院官鍾輻為院巡俱廣文時

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時為語曰湖接兩

頭蘇連三尾

蘓員外粹與母弟冲俱鄭都尉顯門生後粹為東陽守冲為信陽守

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携賓客同府主出省俱自外郎

兄弟之榮少比

范陽盧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二年鮑防侍郎知舉至乾

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年停舉九十年中

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而為字皆聯子所不聯者不

十數人然而世謂盧氏不出座主自唐來唯景雲二年考功員外

郎盧逸知舉後無繼者韋都尉保衡嘗怪之咸通十三年盧莊為

閣長都尉欲以知禮部莊七月卒盧相携在中書以為耻廣明元

年乃追陝州盧渥中丞入知舉帖經後黃巢犯闕天子幸蜀韋昭

度侍郎於蜀代之放十二人

閩中貞元已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

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為青衿林藻第蘊與歐陽詹觀之歎息相

與結誓繼登科第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

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常凌晨入朝循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州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猶若神仙焉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分寫書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官家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章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銘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得必及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仗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

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當時數登此樓每來鷓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鷓其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群鷓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必知天子在上悲恚且欲泣下於是勅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為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貞元四年劉太真侍郎入貢院寄前主司蕭聽尚書詩曰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應見此時情

大和九年仇士良誅王涯鄭注上或登臨遊幸雖百戲列於前未嘗少悅往往瞠目獨語左右不敢進問題詩云輦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更於殿內看牡丹翹足凭欄誦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語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詞不覺歎息泣下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河滿子詞聲態

宛轉出罷錫以金臂環乃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女元濟  
敗因入此宮

王太尉播少貧居瓜洲寄食多為其所薄及登第榮顯掌鹽鐵三十  
餘年自劉忠州之後無如播者後鎮淮南乃遊瓜洲故居賦詩感  
舊李衛公出在蜀關而致和其詩以寄播

宣宗以憲宗常幸青龍寺命復道開便門至寺昇眺追感者久之

杜幽公喪公主進狀請落駙馬都尉云臣每見官衙有駙馬字悽感  
難勝

杜羔有至性其父為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抱終身  
之感會堂兄兼為潞府判官鞠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  
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歸又往求先

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  
烟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  
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號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壠  
遂得歸葬

### 栖逸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真白鍊丹所也鑑迹猶在後佛舍有僧名  
彥範俗姓劉雖為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為劉九經顏魯公韓晉  
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召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  
八十猶強精神僧律不虧唯頗嗜飲酒亦不亂學者有携壺至者  
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嘗云茶為鹿所  
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為運石共成稷兵部贄事之寂謹

嘗得美酒密以小甕壺置於懷中累石之際白師曰有少好者尚飲否彥範笑而滿引徐謂稷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 與剖片與旨至多不倦人有得稷兵部遺彥範

書者其辭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却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待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私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蔣田天資高峻虛心待物不為表飾呂侍郎渭楊侍郎馮觀察湖南皆師事之潭州旱祈雨不應或請邀楊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也不得

已迎之良逸蓬髮而弊衣欣然就輦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岳觀內建黃齋壇場已具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逸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左右整冠履扶而昇壇亦遂晴霽嘗有村老持一疋絹縵來施良逸對衆便著坐客或不介意楊馮嘗迎至潭州良逸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衡門即於門外坐輓塔着襪若無人在旁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之遺以銀器良逸受之便悉付門人使還良逸曰報汝阿郎不久即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吏良逸未嘗于人人至亦不送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呂即中溫為衡州刺史因祭嶽候先生告以使君侍郎之子及溫入良逸下繩床撫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先生亦不止其直率如此良逸母

寺中皆呼良逸為小師良逸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衆晨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告媪媪曰毋恠應是小師使致柴耳

蔣君含私有操尚時人以為不及良逸然二人齊名常兄事良逸含弘善符術後居九真觀曾使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於山口遇猛虎當道不去以故遲滯含弘曰吾居此庇渠已多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虎踣符下含弘聞之曰吾本以符却之豈知遂死既以害物安用術為取符焚之後不復留意及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兄事含弘而道業不及也歐陽曾一夕夢三爐自天而下若有召說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良逸死含弘次年卒桐栢山陳寡言徐虛符馮雲

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汗蔣之弟子也陳徐在東南五地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科法亦為南嶽之冠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畫婺州有乾後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白居易為傅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著醉吟先生傳以自叙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登眺嵩洛既而霰雪微下說鎮金陵時江南山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念之不意逡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蓬艇舡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耦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卅角僕烹魚煮鱗游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從而問之乃告居易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李瞻漢之子有文學氣貌淳古非其人雖富貴不交也累遷司封郎中歸茅山徵拜給事中不就后兩京亂竟不罹禍

李尚書襄晚年脩道居陽羨川石山後長子召為吳興次子召為常州當時榮之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顏堯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為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詩云龍樓李丞相眉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清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立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

碑文於書中顏堯書皮日休傳士為詩友寇死浙中方干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方干詩名頓作詩五十首裝為方干新製詩葦近賞 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教方干之所作也詩在模範中爾安竒意精誠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為已任還劉夢得詩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隣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尚餘山自稱元子迹難入倚琅山或稱浪士漁者呼為鰲叟酒徒呼為漫郎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為

大曆中初關東飢疫人多死榮陽人郭損率有力者每鄉為一大墓



歷代小史 卷之十一  
以葬弃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損盧藏用之甥不仕鄉里  
號為雲居先生

竟陵僧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為子弟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  
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多意思耻一  
物不盡其妙最晚茶輦縣為窳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  
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宇翁  
貞元末卒

韓愈好竒嘗與客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狂慟哭為遺書華陰  
令百計取之乃下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居關鄉拜右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  
校書郎時人以為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嬰媛

高祖乃煬帝文人煬帝以圖讖多言姓李將王每排斥之而後因大  
會煬帝目上呼為阿婆面上不懌歸家色猶摧沮后怪而問久之  
方說帝目其為阿婆面后喜曰此可相賀公是襲唐公唐之為言  
堂也阿婆面是堂主上大悅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粧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  
來臨鏡臺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每脩  
禮甚謹嘗雪後休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兔來歸  
羞味進於堂上頌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今為相表弟  
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

而去

玄宗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工鏤板為雜花象之而為夾結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尺上見而賞之因勅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遍于天下乃為至賤所服婕妤生延王肅宗每見延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蓋柳氏奕葉貴盛人物盡高方輿公康城公皆北史有傳矣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藝俱美為士之子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事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也翌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竒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為中表所推玄宗在人

間聞嬌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因語之曰我聞柳家多賢女子可以備職者為我求之嬌陳乃以睦州女弟對乃選入充婕妤生延玠及永穆公主焉

玄宗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垂娘玄宗呼為師娘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官甚有令譽也因指壽安曰垂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蘓潑尚之封壽安公主也

刑部郎中元沛在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劉既寡居奉道受籙於吳筠先生清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

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隱居廬山察之長子憐好道不仕次子克進士及第亦尚道家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綠衣秉簡謂之參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為善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為參軍椿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頓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究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為笑譁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即柳晟母郭子儀鎮汾陽時殿中柳并為掌書記時柳君有母汾陽王每因大謙嘗誡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來告及趙夫人輿至王

降堦與僚屬序立候至棚而退嘗謂柳君曰子儀幼孤不識奉養今日幸忝恩寵踰望雖為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久之又曰若太夫人許見顧子儀之家當使南陽夫人以下執爨子儀自捧饌且趙夫人以清潔自居終不往

劉玄佐貴為將相其母月織縑一疋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貴為將相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聽據按視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終不失臣節陸相贄知舉放崔相群群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群妻李夫人謂群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對

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嘉幻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蒙掩聖德遽行遷逮幾於革命賴宗社威祐神器再復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吾兒厭世卿等驟興此議我家九人與武氏同流先祖汾陽王有社稷太勲我外氏門閥赫奕我禮嬪帝室非復嬪嬙之比豈可汚彤管繼悖逆者耶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慎擇耆舊親侍左右遠屏邪佞勿令近密宰相任重德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釗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徇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劉異赴汾寧安平公主辭以異待女從宣宗曰此何人也曰劉郎音

上喜安平不妬碩左右曰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

李尚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尚幼家貧無資數兩久宅墻夜墮僮僕修築忽見一船槽實之以錢俾僕等來告夫人戒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實以先君餘慶閔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為俸錢入吾門此未敢取乃令閉如故其子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孀居猶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囑諸子必以禮雖貴達稍怠於辭旨猶杖之景讓除浙西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近日夫人曰若此日吾或有故果行如何讓惶懼夫人曰汝今貴達不須老母可矣命僮僕斥去衣捶于堂下景讓時已班白矣搢紳以為

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既而軍中洶洶將為亂太夫人乃候其入衙中坐廳中叱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寧非惟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左右皆感咽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良久乃許軍中遂息景莊累舉未登第聞其被黜即答其兄中表皆勸景讓囑于主司景讓終不用曰朝廷知是景讓弟非目取名者自當放及第是歲景莊登科

高宗乳母盧氏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以謀逆誅故虜沒入官帝既即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籍恩寵屢訴及杜氏臨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隴西李知璋妻榮陽鄭氏素不見重知璋為江夏尉因醉杖殺人母

其子入復讐知璋與鄭以牀拒門讐者推窓而入鄭急以身蔽知璋舉手承刃右臂既落復伸左臂讐復斷之猶以身代夫犯方懷妊讐者以刀鑠其腹胎出於外而隕乃害知璋及其二子州司以聞坐死數十人

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滌器之風陳會即中家以當壚為業為不掃官街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脩進不達不要歸鄉以成名為期每歲舉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齋至中都助業後業成八韻唯蟾蜍賦大行元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之逡巡賀登第實聖善獎諭之力也後為日中令婿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

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  
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江左之亂江陰尉鄒待微妻薄氏為盜所掠密以待微官告託於  
媪而後死之李華為哀節婦賦以行於世

苗氏女其父太師也舅張河東也夫延賞也子弘靖也婿韋太尉也  
衣冠婦人之貴無如苗氏者

其人以史書以章與讀以杜非門警者掛窓而人曠息以其新味

歷代小史卷之十二

翰林志

唐李肇撰

昔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夫翰林為樞機密  
宥之地有所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漢制尚  
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縑白綾或以錦被  
帷帳氈褥畫通中枕大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五日一美食  
下天子一等建禮門內得神僊門內得光明殿神僊殿自門下省  
中書省蓋以今翰林之制略同而所掌輕也漢武帝時嚴助朱買  
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舉之徒皆在左右是時朝廷多  
事中外論難大臣數詘亦其事也

初國朝修陳故事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名號乾封已後始曰北門學士劉懿之劉禕之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爲之則天朝蘇味道韋承慶其後上官昭容獨掌其事睿宗則蘇繆賈膺福崔湜玄宗初改爲翰林待詔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相繼爲之改爲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謹張垆乃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又有韓紘閻伯輿孟匡陳兼李白蔣鎮在翰林院雖有其名不職其事

案六典中書掌詔旨制勅璽書冊命皆案典故起草進書其禁有四  
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遺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制勅旣行有誤則奏而正之凡王命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樹

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典賞罰授大官爵登革舊政赦宥降慮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替賢良勸勉遣勞則用之四曰發白勅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兵發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處流已上罪並用之五曰勅旨爲百司承旨而爲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勅書慰諭公卿誠約臣下則用之七曰勅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又答疏於王公則用皇帝行寶勞來勲賢乃用皇帝之寶徵召臣下則用皇帝信寶答四夷書則用天子行寶撫慰蠻夷則用天子之寶發番國兵則用天子信寶並甲令之定制也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不用六寶並從權也元和初置書詔印學士院主之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並用白麻紙不用印雙日起草候

閣門鑰入而後進書隻旦日察立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案自東上閣門出若謫宰相則付通事舍人矩步而宣之機務要速亦用雙日甚者雖休假追朝而出之凡賜與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凡慰軍旅用黃麻紙並印凡印批荅表跪不用印凡太清宮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字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內道觀歎文並用白麻紙雜詞祭文禁軍號並進本

凡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所司印凡吐蕃贊普書及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上白檀香木真珠瑟瑟鈿函銀鑲迴紇可汗新羅渤海王書及別錄並用金花五色綾紙次白檀香木瑟瑟鈿函銀鑲諸蕃軍長吐蕃宰相迴紇內外宰相摩尼已下書及別錄並用五色麻紙紫檀木鈿函銀鑲並不用印南詔及大將軍清平官書用

黃麻紙出付中書奉行却送院封函與迴紇同凡畫而不行藏之函而不用者納之

凡參議奏論撰述注釋無定名奏復無晝夜凡徵天下草澤之士臨軒策試則議科設問覆定與奪凡受宣有堂曆自記有丞肯簿記大抵四者之禁無殊而漏泄之禁為急天寶十二載安祿山來朝玄宗欲加同中書平章事命張垧制不行及其去也怏怏滋甚楊國忠曰此張之告也遂貶廬溪郡司馬兄均建安郡太守弟珣宜春郡司馬德宗雅尚文學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玉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

詩賦唱和或旬日不出吳通微昆季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不叶甚



於水火天下醜之貞元三年贄上疏曰伏詳今式及國朝典故凡有詔令合由於中書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須承受蓋所以示王者無私之義為國家不易之規貞觀中有學士一十八人太宗聽朝之餘但與講論墳籍時務得失悉不相干實錄之中具載其事玄宗末方置翰林張垧因緣國親特承寵遇當時之議以為非宜然止於唱和文章批荅表疏其於樞密輒不知肅宗在靈武鳳翔事多革創權宜濟急遂破舊章翰林之中始掌書詔因循未革以迄於今歲月滋深漸逾職分頃者物議尤所不平皆云學士是天子私人侵敗綱紀致使聖代虧至公之體宰相有備位之名陛下若俯順人情大革前弊凡在詔勅悉歸中書遠近聞之心稱至當若未能變改且欲因循則學士年月校深稍稍替換一者謗議不

餘力不衰君臣之間庶全終始事關國體不合不言疏奏不納雖微據錯謬然識者以為知言貞元末其任益重時人謂之內相而上多疑忌動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遷故當時言內職者榮滯相半及順宗不擇儲位未立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姦黨取兵柄弄神器天下震駭是時鄭綱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今上即位綬綱中書侍郎平章事初姜公輔行在命相及就第而拜之至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垧同直裴垧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至暮吉甫有歎惋之聲垧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並於座中及明院中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允學士無定員皆以他官充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書皆為之所入與班行絕跡不拘本司不繫朝謁常參官二周為滿歲則遷知制誥一周歲為遷官則奏就本司判記上月日北省官宰相送南省官給舍丞郎送上興元元年勅翰林學士朝服序班宜准諸司官知制誥例允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令右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各共三首詩一首自張仲素後加賦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乃定事下中書門下於麟德殿候對同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幕圖褥尚食供饌酒坊使供美酒是為勅設序立拜恩訖候就宴又賜衣一副綃二十疋飛龍司借馬一疋旬日又進文一軸內庫給青綺錦被青綺方裕青綾單帕漆通中枕銅鏡漆奩象篋大小象梳漆箱銅染羅銅背梳紫絲履白布手巾畫木架床鑪銅

案席氈褥之類畢備內諸司供饌飲之物主饌四人掌之內園宮一戶三人以供使令其所乘馬送迎於擗仗門內擴門之西度支月給手力資四人人錢三千五百四品已上加一人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十疋暑服物三十疋綿七屯寒食節料三十疋酒餚杏酪粥屑肉餒清明火二社蒸饌端午衣一副金花銀器一事百索一軸青團鏤竹大扇一柄角糴三服沙蜜重陽酒餚粉餅冬至歲酒兔野雞其餘時果新茗瓜新曆是為經制直日就須授下直就第賜之允內宴坐次宰相坐居一品班之上別賜酒食珍果與宰相同賜帛二十疋金花銀器一事貞元四年勅晦日上巳重九節百寮宴樂翰林學士每節賜錢一百千其日奏選勝而會賜酒脯茶果明年廢晦日置中和節宴樂如之非凶年旱歲兵革則每歲為

常

允正冬至不受朝俱入進名奉賀大忌進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饌  
賜茶十串

允郊廟大禮乘輿行幸皆設幕次于御幄之側侍從親近人臣第一  
御舍元殿丹鳳樓則二人於宮中乘馬別駕出殿門徐出就班大  
慶賀則俱出就班

允當直之次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僦自起居御史郎官入五直  
一僦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僦新遷官一直服價名於次之中減半  
著為別條例題于北壁之西閣

允交直候內朝之退不過辰巳入者先之出者後之直者踈數視入  
之衆寡事之勞逸隨時之動靜凡節國忌授衣二分田假之令不

霑有不時而集併夜而宿者或內務不至外喧已寂可以探窮理  
養性浩然之氣故前輩傳楞伽經一本函在屋壁每下直出門相  
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謂之大三昧如釋氏之去纏縛而自  
在也北廳前塔有花磚道冬中日及五磚為入直之候李程性懶  
好晚入恒過入磚乃至衆呼為八磚學士

元和已後院長一人別勅丞旨或密受顧問獨召對敝居北壁之東  
閣號為丞旨閣子其屋棟別列名為政事駕在大內即於明福門  
置院駕在興慶宮則於金明門內置院今在右銀臺門之北第一  
門向勝曰翰林之門其制高大重複號為胡門入門直西為學士  
院即開元十六年所置也引鈴于外惟宣事入其北門為翰林院  
又北為少陽院東屋三院西廂之結麟樓南西並禁軍署有高品

二人知院事每日晚執事於思政殿退而傳旨小使衣綠黃青者  
逮至十人更番守曹南廳五間本學士騎馬都尉張垵飾為公主  
堂今東西間前架高品使居之中架為藏書南庫西三間前架中  
三洞谿設榻受制旨印書詔二時會食之所四辟列制勅例名數  
其中使置博一局印櫃中間為北一戶架東西各二間學士居壁  
之出北門橫屋六間當北廳通廊東西二間為藏書北庫其二庫  
書各有錄約八千卷小使主之西三間書官居之號曰待制北廳  
五間東一間是丞旨閣子並學士雜處之題記名氏存于壁者自  
呂問始建中已後年月遷換乃為周悉南北二廳皆有懸鈴以示  
呼召前庭之南橫屋七間小使居之分主實牘詔草紙筆之 又  
西南為高品使之馬廐北為寶庫之北小攀廊抵于北廳西舍之

南其一門待詔戴小平嘗處其中死而復生因弊為南向之宇畫  
山水樹石號為畫堂次二間貯遠歲詔草及制舉詞策又北迴廊  
東並待詔居之又東畫於東垣為典主堂待詔之職執筆硯以俟  
書馮多至五六負其選以能不以地故未嘗用士人自王伾得志  
優給頗厚率三歲一轉官有至四品登朝者虛廊曲壁多畫怪石  
松鶴北廳之西南小樓王涯率人為之院內古槐松玉藥藥樹柿  
子木瓜菴羅峒山桃李櫻桃紫薔薇辛夷蒲萄冬青玫瑰凌霄  
牡丹山丹芍藥石竹紫花蕪菁青菊商陸蜀葵萱草紫苑諸學士  
至者雜植其間殆至繁溢元和十二年肇自監察御史入明年四  
月改左補闕依職守中書舍人張仲素祠部郎中知制誥段文昌  
改司勳員外杜元穎司門員外郎沈傳師在焉是時睿宗文武皇

帝裂海岱十二州為三道之歲時以居翰苑皆謂凌王清朔紫霄  
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王署玉堂焉

千木不蕃錫山山將杏李對樹紫蓋纒辛庚甫益冬青文思凌霄  
外歸出飄之西南小對王我率人為之詞內古賦外王藝藥樹林  
對論與率三為一轉官前至凶品登障皆盡商曲整多蓋對百  
五書與多至正六負其變以道不以出姑未嘗用士人自王對對志  
東並許暗昏之又東盡於東臥為典主堂許暗之輝持筆與以刊  
山水樹石器為畫堂必二間領表遠臨早及備舉陪策又北歐而  
南其一門許暗漢小平嘗與其中張而對生因變為南向之宇

歷代小史卷之十三

松窓雜錄

唐李 潘編

玄宗先天中再平內難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好於觀書迨自周  
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舉之帝既勤書海內之風翕然率化  
尤注意於起居注先天開元中皆選當時鴻儒或真正之士充之  
若有舉其職者雖十數年猶載筆螭頭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與  
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天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內起  
居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幸寧王宅叙家  
人禮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沾賚上無自專皆令稟於寧王教上曰  
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為上客以是極歡而罷明日寧王率岐

歷代小史 卷十三  
薛已下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  
天子闈行極庶人之禮無以光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兄弟各  
輪日載筆於乘輿前得以行在紀叙其事四季則用朱印聯名牒  
送史館然皆依外史例悉 上聞庶明臣等守職如螭頭官上以  
八分書日本國紙為答辭甚謹上然悉允所奏自是天寶十載冬  
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為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  
書成寧王上請自部納千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于史館  
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祿山陷長安用嚴高  
計未至升殿官先以火千炬猛焚是閣不移時灰滅故玄宗實錄  
百不叙及三四以是人間傳記者尤鮮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  
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  
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擲  
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抑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  
舊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  
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曉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  
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官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  
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  
闌干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畧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  
歌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意甚厚上因調  
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飾中繡重拜

上意龜年常話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烏皮六縫為深耻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邀顧悽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上如馬擊毬內院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馬得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上自臨淄郡王為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師觀時晦跡尤用卑損會春暮蒙家子數輩盛酒饌遊於昆明池選勝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驅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因大聲曰曾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其也諸少年聞之驚走四散不敢復視於車服上因聯飲三銀船盡一巨餽徐乘馬而東去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惠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羨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讓勸上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為誠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語共危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麪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於其息者三更秋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焉后無罪被擯六宮共憐之

德宗命李泌為相以泌三朝顧遇禮待信用不與諸宰相等常於便殿語及玄宗朝尤惜謬用李林甫因再三歎息重言曰中原之

自林甫始也然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玄宗盛年始初已歷則天中宗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矣元賈后欲圖愍懷於睿宗之患無以改過也及降封臨淄旒出入閣上下鄂杜之間備聞人間疾苦又以天縱英姿志除內難有漢宣之多異仗蕭王之赤城故英威一震姦克自殪而風尚儒學深達政經薄漢高馬之上言羨武帝更僕之問自初登寶位樂近正人惟帝之難力所能舉上既勤儉政事無不施行又得良臣天下自化及東封之後上每覽帝籍有自多之言用聲色為娛漸堂階之峻故古語曰貧不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若以勤儉為志則臣下守法官無邪人及嗜慾稍深則政亦怠矣故林甫善為承迎上意招顧金玉託庇左右安國委相之跡如是則百吏可知是以楊雄



言昔武帝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未爲害也今貨入權門甚於此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亡而齊難作則古人所諷見於深旨由是必屢以是非諷之上怡然聽從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高枕矣大和開成中有程修已者以善畫得進謁修已始以孝廉召入籍故上不甚以畫者流視之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修已曰今京邑傳唱牡丹花詩誰爲首出修已對曰臣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上聞之嗟賞移時楊妃方恃恩寵上笑謂貴妃曰粧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自大和乙卯歲後上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

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上謂脩已曰斯開元東封圖也因命內巨軸懸於東廡下上舉白王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吾得其  
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元矣由是惋惜之意見于顏色遂命進羨  
酌盡爵促步輦歸寢殿開成求諸錄中叙上語李右相曰吾思天  
下事難理則進飲醲酌以自醉解

姚崇爲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  
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杖數百言上怒曰卿  
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  
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  
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構曰丞相得罪未宜太  
偏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甫正將詔付於御史中路以

馬墜告假說之未遭崇構也前旬月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新於一婢女耶說竒其言而釋之以侍兒與歸書生一眺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其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方聞公為姚相國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告云未足解公之難又疑思及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為竒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扎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告言之兼用簾為贄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

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旦公主入謁具為奏之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太尉衛國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之竒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遽請歸竟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舉異於常時及歛就水次卒不獲一鱗忽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

際漁人驚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藏六府紫脉動竦駭神魄因脫戰  
而墜漁人偶話於舍旁遂乃聞之於公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  
不復得

雷公纜 辟塵犀簪 煖金魚袋 青龍皮 鄱陽王墓中自動

墨研 日中軟杖子 龍腦香崑崙子 元先生贈韋丹尚書鮫

綃 鏤白玉香囊并玉鐮子長三尺餘 異竹笈長二百餘尺

黃楊枕文有仙人乘龍形 張公洞翠碧中藏上藥 桃源洞中

仙人棊子 不生澁鐵腰帶 韋殷尚書夢中所得軟羅纈巾

西蜀織成蘭亭 蜀賓國黃金衣 筆管上鏤盧思道燕行歌

拂林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底寫國王 上又小貌亦類之

白玉劍長二尺餘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經目識客有疑問悉用條謹

月土二十一 嶽省昇其故自更鑿目滿容成錄問悉用新藪

小史卷之十四

次柳氏舊聞

唐李德裕編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涯已下奉職奏事上  
顧謂宰臣曰故內臣力士終始事迹試為我言之臣涯即奏云上  
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從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  
以芳筭司史為芳言先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  
者芳默識之及還編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上曰令訪史氏取其  
書臣涯等既奉詔乃召芳孫度支負外郎璟詢事璟曰某祖芳前  
從力士問觀縷未竟復著唐歷採撫義類尤相近者以傳之其餘  
或秘不敢宣或竒怪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亡失

不獲臣德裕亡父先臣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爲尚書郎  
後謫官亦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且曰彼皆目覩非  
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每爲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九  
有十七事歲祀久遺稿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能習故事愧  
史遷之該博唯次舊聞懼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間謹錄如左  
以脩史官之闕云

玄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聞於上而宮闈左  
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懼太  
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宮中玄  
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  
劑以獻玄宗得其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殿中煮未及熟急而

寐眇蠶之際有神人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匝煮盡覆  
無遺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于鼎中因就榻瞬目  
以候之而見神覆煮如初九三煮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告其詳  
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  
以告說說每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之與比  
肅宗之於說子均均若親戚昆弟云芳本張說所引說嘗自陳述  
與力士詞協也

魏知古起諸吏爲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請知古攝吏  
部尚書知東都選士事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  
思有以中之者時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侍其家君頗招  
顧請託知古歸悉以上聞它日主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

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三子，兩人皆分司東都矣。其為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意崇私其子，或爲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之所慰薦，以至榮達。臣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上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爲幸大矣。而猶爲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臣矣，非所以俾元化也。上久乃許之。翌日以知古爲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力士語曰：尔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

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曰：至忠不當負天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謂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者無不感悅。

蕭嵩爲相，引韓休爲同列。及在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相府，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之不保，又安得自遂？因墮涕，上爲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第歸，至夕當有使如無使。旦日宜如常朝謁也。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棋子上，以素羅包其二，以賜之。

玄宗好神仙，徃徃詔郡國徵奇異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

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至其所爲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者善筭  
心術視人投筭而能究知善惡天壽上使筭果情然莫知其甲子  
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  
今安在臣願得見之而果坐於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  
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薑汁無苦者乃  
真奇士也會天寒甚使以汁進果果遂飲盡三卮醇然如醉者顧  
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已盡焦且齧矣命左右取鐵  
如意以擊齒盡墮而藏之于帶乃於懷中出神藥色微紅傳於墮  
齒穴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矣而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文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  
龍致雲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云今旱數當然

召龍興雲烈風迅雷適足暴物不可爲也上強之曰人苦著病矣  
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具而  
一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以  
刀撿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取水  
上俄復没于鉢水中無畏復以刀撿水呪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  
興如爐煙徑上數尺稍引去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宜去雨至  
矣力士絕馳而去還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西若一匹素者旣而  
昏霾大風震雷以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馳至矣  
衢中大樹多技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時孟溫禮爲河南尹日觀  
其事溫禮子皞嘗言於臣亡祖先臣與力士同吏部員外郎李華  
撰無畏碑亦云奉詔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遍於耳目也今洛京

天津橋有荷澤寺者即高力士去請呪水祈雨迴至此寺前兩大降明皇因於此地造寺而名荷澤上聲寺今見存

代宗之誕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吳皇后年幼體弱皇孫體未舒負媪惶惑乃以宮中諸子同日生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媪叩頭具服上睨謂曰非尔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內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一過其父及上起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與太子飲酒吳濤嘗言於先臣與力士說亦同與慶宮上潛龍之地聖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及即位立樓於官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輝朝退亟與諸王遊或置酒為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闕乘傳遽以告上欲遷幸復

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進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上張樂宮殿中每嘗置之別榻以黃帕覆之不以雜他樂器而未嘗持用至俾樂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寺僧段師取彈之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留眷眷因使視樓下有工歌而善水調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頗工歌亦善水調使之登樓且歌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潸然出涕顧侍者曰誰為此詞或對曰宰相李嶠上曰李嶠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人寶中興慶池小龍嘗出游宮垣南溝水中蜿蜒奇狀靡不瞻睹及鑿與西幸龍一夕乘雲雨自池中望西南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



錯喉

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泫然流涕顧謂左右曰此吾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酌之於是龍振甲而去

玄宗於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為大哥每與諸同食因食之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悚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

圓夢

安祿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遷於蜀百官與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賊中者為祿山所脅從而黃幡綽同在其數幡綽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復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於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幡綽曰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幡綽曰臣實不

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今日得再見天顏以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以此語姑夫映之上大笑而止  
僕曰與頰裏木林身長出手不許也又與酥于國昔吳時不許也  
今日許其天賦以與大與圓裏必映其不可也上曰何以映之  
僕曰大與裏裏杖與頰餅并頰中寧不許也其以以與一和六

唐代小史卷之十五

朝野僉載

唐張鷟撰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巡察性嗜水犢肉所至州  
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  
人號為金牛御史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為副至牙帳下知微舞  
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吮之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  
一宿乃放及歸與知微爭於殿庭言默啜不必和知微堅執以為  
和默啜果反陷趙定知微誅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右拾遺良  
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潔食之良弼食盡一盤放歸朝廷耻之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他識用性頑鈍出為定州刺史歲餘默啜  
至圍其郛彥高却鎖宅門不敢詣廳事文案須徵發者於小窻內  
接入賊既乘城四入彥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  
皆此類俄而陷沒刺史之宅先殲焉

周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州河內王武懿宗為元帥引兵至趙州聞  
賊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  
置酒會郎中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驕去賊七  
百里隈墻獨自戰甲仗總拋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因  
騎猪對曰騎猪者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  
周左領軍權龍褒將軍不識忌日問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  
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

褒大怒衝破我忌更陳牒改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周推事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聲呼角切其頭仍加楔

焉多至腦裂髓出亦為鳳曬翅等以椽闢手足而轉之竝研骨至  
碎亦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假父  
後坐贓賄流死嶺南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為業臺中號為人頭羅剎殿中號為  
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為驢駒拔檟縛枷頭著樹名曰犢  
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為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  
拗之名玉女登梯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為設雞肫而已瓚小  
其用明日大設豚羊數十人烹猪羊等長八尺薄餅濶丈餘裹餡

麗如庭柱盤作酒益行巡自為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屈  
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確斬膾磴轆蒜齋唱夜叉歌師  
子舞瓚明日復烹一雙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  
之昂後日報設先令要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  
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骸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  
妳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瓚羞之夜遁而去昂富後遭離亂  
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  
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  
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吏與我賣却一雞三十文半  
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

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竹令  
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嘗徧詐言妃喚即行無禮時典籤崔簡  
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愍懷之  
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  
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  
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  
大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衙坐簡向前謝過  
王慙却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婿  
問之無辭以對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唐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

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尔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啟更娶二姬。周大足年中，秦州鄭家莊有一兒，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即君屈就莊宿，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窻中窺之，惟有腦骨頭顱在，餘竝食訖。家人破户入，一物不見於梁上暗處，有一大鳥衝門去，或云羅刹魅也。唐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捷，踊身以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掌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扳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之，曰：

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飛。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陳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禎符，當素靈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

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檄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竝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周則天時諶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王室也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竝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墻而遁以告縣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憬藏曰夫人目長而慢唯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

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截其耳鼻剥其

陰皮附駙馬面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隋公主為郡主駙馬左遷也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頗有火災其時人盡皆見物大如壘赤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曾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

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為銀兔符以兔子為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為符瑞為銅魚符以佩之至偽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為龜符

銅魚符

曾耳

柳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曾，日中無影。馬年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即其從孫姪云。不虛，故知印吉驗影不虛也。

安永庚子春三月十八日旬

主一御皆效奏，嗣公主為昭主，懼馮武，憂也。  
劉史州，懼馮武，主其妻，令縣江，快車，其利吏共購之，懼馮公。  
宜州公主，懼馮武，其食，收歸一人，公主輩入，持之，憐其，其鼻，陳其。  
之，法，笑，而，夫，對，果，與，合，官，保，其，崇，重，獲，效，人，外，我。

歷代小史卷之十六

卓異記

李翺述

高宗皇帝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于泰山。王諝文曰：嗣天子臣治，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位極顛危，天數窮否，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玄珪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鼇，飲滄溟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韜波。雖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疑薰萬姓，陶化八紘。又玄宗有事於泰山，開元十三年，王諝文曰：有唐嗣皇帝臣隆基，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

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中武底綏內難推載聖  
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紀泰岳謝成于天  
子孫百祿蒼生受福謹按自麟德三年至開元十三年凡五十四  
年祖宗封禪自古帝王無有倫比

兩即帝位

中宗皇帝弘道元年二月六日皇太子即位嗣聖元年二月八日降  
廬陵王聖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即冊爲皇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  
十四日重即帝位謹按中宗皇帝即位後復爲皇太子又重紹寶  
位昇降兩度自古無比昭宗皇帝龍紀元年三月十三日自壽王  
即位至光化三年十一月三日遷爲太上皇至天復元年正月一  
日返政却即帝位自古未有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元和十二年  
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  
浙西之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等

三聖子皆登帝位

穆宗皇帝聖子三人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十三日即帝位文宗寶曆  
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位武宗開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即位謹按  
穆宗有聖子三人皆有天下詳求正史未有比倫或曰高洋兄弟  
三人亦皆即位如何對曰皇唐仗義舉旗拯時之亂承隋致禪光  
有八紘安得以區區北齊備方閏位弱才稚立欲相伴埒况高歡  
乃魏廐剪馬之賤追封爲尊安得比我穆宗十二葉之嗣君也



相有二親

代國郭元振謹按李邕撰行狀云自我有唐受宰相臣未有二親存者唯元振而已

三代為相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弘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為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

三拜中書

燕國張說按中書故事本云說三拜此命終始無玷自古未有三十二年居相位

梁國公房玄齡按玄齡初與杜如晦為友屬隋室喪亂未嘗不慨然相顧有匡國濟時之心雖徒步風塵未嘗自失不得已而調集吏

部高孝基有知人之鑒見玄齡嗟嘆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及唐師至渭北玄齡即仗策詣於軍門秦王一見引為謀主其後居相位三十二年而終自古未有

二十七年背相印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前節度使加庫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

代妻父為節度

韋臯張延賞按韋臯初自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權領隴州立殊功拜節度使及朱泚平入為右金吾將軍時延賞已為西川矣四年之代領茲鎮士林之中近古未有

與妻父同時為相

杜黃裳韋執誼初黃裳為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與使主同時為相

杜佑權德輿牛僧孺李珣按德輿杜公神道碑云早忝賓席晚聯台座時牛公自中書侍郎出鎮武昌辟珣為書記始授殿中侍御史其後十餘年間珣已為戶部侍郎平章事時牛公自右僕射再入為相正共珣同列相庭當代以為盛矣

三拜左僕射

彭原公李程按李程自河中節度使入拜左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前兩度拜左僕射為正丞相其後以南省事踈方帶平章之號然非耆德碩老有嘉名者莫得居之焉程由是故相巨鎮三年

此官不支於右振古為盛矣

父子同時為節度使

韓弘

汴州

公武

鄆州

田弘正

魏博

布

原

按韓弘田弘正兩人皆稱有功憲宗

英特為兩家父子同時為節度使或曰當代為美又曰王智興河中子晏平靈武亦皆同時何不具載對曰王智興逐崔群劫徐州晏平用賄十萬貫取朔方其未久又坐賊貶永州司戶固不足以編之

兄弟三人為禮部侍郎

崔邠鄆按國紀以文章取事儀曹選之以登第吏部得補官方帥因之以奏請丞相因之除授不由奏官之擇雖詞人無階級可進故禮部之重根本如是崔邠鄆兄弟三人皆仕此官斯為卓異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西平王李晟有子四人愿

夏徐岐下蒲

憲廣州 聽襄岐

夏靈并

按李晟

收城之功皎如白日其後四子皆秉節麾大忠所庇斯聖神之報應也

兄弟四人皆任掌記

盧簡能順州 簡粹孟州 弘王昭義 簡求鄂州

按使下書記必擇有文學得時稱

者任之盧簡能兄弟四人並當嘉選時亦無比

四代掌綸誥

張嘉貞延賞弘靖次宗從嘉貞至弘靖掌綸誥繼世人以為冠古絕今次宗又拜焉前古未有士林稱之

座主見門生知舉

蕭昕杜黃裳楊嗣復柳璟李景讓薛耽按故事考功員外知貢舉自開元中以外即權輕遂命禮部侍郎主之邇來取士益以為重而座主見門生知舉猶蕭杜二家若嗣復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首及第纔十六年致仕春官尤以為美

起家二年為丞相

張鎬按獨孤及撰張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秉國鈞自古未有

與同列子弟為丞相

宋璟與蘇環子頴同時為相按蘇頴除紫微侍郎平章事時璟歎曰吾與蘇家父子同時為丞相至如寬厚博物僕射亦有之若正直

歷代小史 卷八十六  
賢明則頹過其父推此為論繼代為相有如此頹與其父同秉衡者古無所聞璟初共其父比肩又與其子同列如璟年德重久居台位又無其比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為相

李吉甫子德裕按國朝繼世為相者數子唯吉甫德裕皆自揚州節度再入為相則無其匹况吉甫以忠明博達事憲宗德裕以清無黨事武宗今上踐祚起而用之與蘇環父子相望為優劣况頹不再相再相者則德裕之盛為難及也

文士為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裴度按裴公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叶贊憲皇平蕩宿寇為盜憎入朝遇劫不能傷遂拜相前後為小人

其才橫議以惑上者多矣故其詩曰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竟自為蔡州節度使至鄆城三師兵不敢逗撓纔四十日擒吳元濟以獻明年平鄆州分青州兗州為三道用韓弘父子田弘正父子兩家同時為鎮皆掌強兵自古無之太和五年冊拜司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陽後二年又拜留守洛陽又拜司徒中書令仍依舊居守一年又拜留守太原一年又拜入輔凡六拜焉當廷以待中中書令為正相艱難以來以寵用武臣如公文業發身戎功佐主削平巨寇致位上台以台德終始於大位者近古儒生無比也

門生先為座主佩金紫

李石按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年賜紫自釋褐四年之內服金紫量之前輩實無其比至長慶二年座主庾公內難服

闕除尚書右丞始賜紫綬石乃選紫衫金印以獻議者榮之

門生為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

薛廷老按玄宗初置翰林待詔尋改為學士以備顧問祇對而已代宗登極并領詔誥每授相除將不由外制德宗之代尤難其選凡及第之人入者甚眾或座主先逝而不見或座主官位而不及於內廷之制者唯廷老翰林時座主庾公拜交海節度廷老為門生得為麻制時代榮之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燕公張說

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

子均

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

孫濛

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

按張公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奕世無比時號為佳美者耳

歷代小史卷之十六終

小史卷之十七

開天傳信記

鄭 棨 撰

余何為者也累忝臺郎思勤墳典用自脩勵竊以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參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殫墜輒因步領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斗筲微器周鼎不節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觀其志寬其愚是其心也

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螺至絜胡豐潤權竒偉異上遂親乘之乘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螺無疾而殪上歎異之謚曰白螺將軍命有司具槥

積疊石為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于今存焉

車駕次華陰上見嶽神數里迎謁上問左右莫之見遂詔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三郎在路左朱髮紫衣迎候陛下上顧笑之仍勒阿馬婆勅神先歸上至廟見神縶韉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命阿馬婆致意而旋降詔先詣嶽封為金天王仍上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其餘刻扈從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製作壯麗巧無倫比焉

上為皇孫時風表瓌異神采英邁嘗於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而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稟終當為吾家太平天子也

實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人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鏃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為平陸縣旌其事也

上幸蜀回車駕次劔門門左右巖壁峭絕上謂侍臣曰劔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耶因駐蹕題詩曰劔閣橫空峻鑿輿出守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縈旗轉僊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賀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異焉知章將

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  
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乎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  
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  
上何謔我耶吳人孚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爲瓜子耶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退朝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  
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僊  
娛予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  
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  
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非不安力士  
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  
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請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于樂

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上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弧矢射之矢發龍潛滅自  
爾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也溢而爲滎遂名旃  
然左傳云楚師濟于旃然是也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峯上賞望嘉  
其高迥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  
上言乃止

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  
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言之曰得寶弘農得寶耶于今唱之得  
寶之年遂改天寶也

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初不

諭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異之

羅公遠多祕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雖傳受不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爲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每被官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榨木下壓殺而埋棄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於路乘驟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

萬回師閬鄉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癡無所知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後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回顧父感念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也父母且信萬回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中之屬悉備之某將觀焉一日朝賚所備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兄也

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回故謂之萬回也居常貌如愚癡忽有先覺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或遊行人間萬回於聚落街衢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回望其車騎道唾曰血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滅亡之禍及矣上知萬回非常人內出二宮人日夕侍奉特勅於集賢院圖形焉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待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曰方有朝僚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美措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



席佻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蹙起旋轉法善  
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辯如此豈非魑魅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  
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釣擊之隨  
手失墜于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懾遽視其所乃盈瓶醲醞也咸  
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寬爲河南尹寬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旦夕造謁焉居一  
日寬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憇也寬乃屏賓從  
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一  
行天師至一行入詣作禮禮寂之足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  
但顧云無不可者語訖入禮禮語如是三寂惟云是是一行語訖  
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遣聲鐘一行和尚滅反

矣左右疾走視之如一其言後寂威度寬復哀經葬之日徒步出  
城送之甚爲搢紳所譏也寬子譔復爲河南尹素好談諧多異筆  
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譔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辭  
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猫兒  
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譔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  
旁我搗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譔遂納其猫兒爭者亦哂  
無畏三藏自天竺至所可引謁上見而敬信焉上謂三藏曰師自遠  
而來困倦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國時聞西明寺  
宣律師持律第一願依止焉上可之宣律禁誡堅苦焚脩精潔三  
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徃徃乘醉而喧穢汚網席宣律頗不甘心  
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撲死佛子

宣律方知是神異人也整衣作禮投而師事之宣律精苦之甚常  
夜行道臨堦墜墮忽覺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顧視之乃少年也宣  
律遽問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王之子那  
吒太子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久矣宣律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  
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  
寶事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宣律求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  
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搏拊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  
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為器上造龔簾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  
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二金獅子作擎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  
餘斤以扶其他綵繪縹麗制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師  
樂器多忘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送太常

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安西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上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猿猴  
上令黃幡綽朝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烙黃幡綽祈不言之  
幡綽訊而進嘲曰可怜好文樹髭鬚共頷願別任文樹面孔不似  
猢猻孫猢猻強似文樹上知其略遺大笑之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

舊宅也林甫創於正堂後別創

一堂製度彎曲有却

月之形名曰月堂木土秀麗精巧當時美傳也林甫每欲破滅人  
家即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及將敗林甫於堂上  
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牙鈎瓜三尺餘以擊林甫  
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  
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廐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真妃常因妬媚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駟送其家妃悔  
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惟髮  
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持此伸妾萬一哀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憫  
然遽命力士召歸

天寶初上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  
諧文多不載今畧其詞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  
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天門乾開露神僊之輻奏鑿輿劃出驅  
甲仗以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曾兮豹擎背朱一團兮繡一  
團玉鏤珂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攫得盤古髓搗得女媧瓢遮莫爾  
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叙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  
骨體雖短伎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

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覽而竒之將加賀上命朝霞改去五角  
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詩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  
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授以春官衛上左焉

歷代小史卷之十八

開元天寶遺事

開元

王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衛者記其處所曉乃  
奏之上令鑿其地得寶玉一片如拍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  
百僚稱賀收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  
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林學士中外弊之自  
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賜筋表直

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筋令內臣賜  
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  
卿之筋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謝

截銓留鞭

姚元崇初牧荊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  
乘之馬鞭銓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詔羨焉  
就賜中金一千兩

慙顏厚如甲

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  
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者撻辱略無改悔時人多

鄙之皆云楊光遠慙顏厚如十重鐵甲也

七寶山座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及時  
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辯風生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時論  
羨之

癡賢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為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  
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蜂蝶相隨

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  
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掃雪迎賓

巨豪正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為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為暖寒之會

夢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獵後為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睡覺因茲染疾後有僧海寧者因過象門謂隣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隣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當與君禳之遂擇日設壇持劔禹步誦呪自大門而入至於寢所繞患人數徧而叱之忽於牀下作一虎聲家人悉驚奔散周象亦不覺投牀下伏死於地僧以水噴之須臾如故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緋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而至寶也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礪礪温温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因立名為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嬪妃輩爭挿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楊妃專寵遂不復此戲也

記惡碑

盧奐累任大郡皆顯治聲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賜中金五千兩璽詔褒諭焉故民間呼其石為記惡碑

自暖盃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温温然有暖氣襲人卜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傳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牽紅絲娶婦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正欲納為婿元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村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為婿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也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

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

喚鐵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脩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迫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道人王仁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物外之遊

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花妖

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天寶

花上金鈴



天寶初寧王日侍好聲樂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至春時於後園中  
紉紅絲爲繩密綴金鈴繫於花梢之上每有鳥鵲翔集則令園吏  
掣鈴索以驚之蓋惜花之故也諸宮皆效之

七寶硯鑪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  
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妖燭

寧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炬似臍而膩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也  
每至夜筵賓妓間坐酒酣作狂其燭則昏昏然如物所掩罷則復  
明矣莫測其恠也

夢玉鸞投懷

張說母夢有一玉鸞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爲宰相  
其至貴之祥也

饒燈

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爲油或將照紡緝機杼則  
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爲饒魚燈

助嬌花

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挿於妃子寶冠上曰此箇花尤能  
助嬌態也

照病鏡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  
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助情花

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祿山初承聖睭因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帝秘之曰此亦漢之慎卹膠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常一日離帝左右每執板當帝顧眄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轉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遁宮妓中帝之鍾愛也

警惡刀

貴妃父楊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於人也玄琰寶之

夢中有孕

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在苜成疾忽晝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承洎至國忠使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無不譏誚也

金籠蟋蟀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燭奴

申王亦務奢侈蓋時使之然每夜宮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彫成獨髮童子衣以綠衣袍繫之束帶使執畫燭列立於宴席之側目爲燭奴諸宮貴戚之家皆效之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於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目為醒醉草

盆池魚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後因召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如林甫為相然寵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於禁苑中帝指示於九齡林甫曰檻前盆池中所養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池之魚由陛下任人他但能囊景致助兒女之心爾帝甚不悅時人皆羨九齡之忠直

看花馬

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鞵並繫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園則駐馬而飲

香肌暖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為暖手當日如是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為金衣公子

花裯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於花園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具使童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慎選曰吾自有花裯何銷具銷恨花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  
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醉輿

中王每醉即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令宮妓董擡舁歸寢室本宮  
呼曰醉輿

妓圍

中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  
呼為妓圍

風流藪澤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進士  
以紅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

依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彖者陝州人也方學  
有大名志氣高大未嘗低折於人人有勸彖令脩謁國忠可圖顯  
榮彖曰爾輩以謂楊公之勢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見乃冰山也或  
皎日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時人美張生見幾  
後年張生及第釋褐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  
張生有吏道勤於政事每申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不從張生  
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  
擡頭不得遂拂衣長往歸遊於嵩山

禽擁行車

李元紘開元初為奸時令賦後平允不嚴而治大有政聲遷潤州司

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鏡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負遂脩相業後如其志

知更雀

裴耀卿勤於王事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叫為知更雀又於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有群鳥翔集以此為出廳之候故呼為報曉鳥時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祿山之亂鑿輿西幸禁中枯松復生枝葉葱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誣矣

顛飲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中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

選婿窓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見林甫廳事壁間開一橫窓飾以雜寶縵以絳紗常日使六女戲於窓下每有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窓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事

姚元崇為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喜怒惟以忠孝為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立有禍福

盧奐為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素京師次陝城頓知奐  
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  
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隊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  
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  
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  
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便即歡賞目之為移春

冰山辟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為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

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也

戲擲金錢

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為戲蓋孤  
悶無所遣也

射團

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織妙可  
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  
此戲

探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麪鬻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賭筵宴  
以為戲笑

撤去燈燭

蘇頲與李入對掌文誥玄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刀槍自鳴

武庫中刀槍自鳴識者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大駕西幸之應也

富窳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壘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為軒檻以砥硃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

歸故時人呼為王家富窳

牀畔香童

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龍皮扇

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去取看愛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夢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瞻逸名聞天下

醒酒花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蛛絲卜巧

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果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閉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柱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陟險未嘗失足蓋杖之力焉

郡神迎路

張開為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暝晦不辨面日唯聞空中有殿唱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冑者十數人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史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祭謝及建飾廟貌自此政譽尤善也

縣妖破膽

李杲遷洛陽令嚴刑峻法民吏畏服縣之積弊杲盡革之踰月之中縣務清簡時有進士劉兼赴舉上都舍於村邸至夜中聞戶外街衢中有數人相語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輩見其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遷於他邑可求血食也兼訝其事遂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首於村邸之壁



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

泥金帖子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削此儀也

喜信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也

被底鴛鴦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鷓鴣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綃帳內謂宮嬪

曰爾等愛水中鷓鴣爭如我被底鴛鴦

半仙之戲

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爲宴樂帝呼爲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相風旌

五王宮中各於庭中豎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風候也

占兩石

學士蘇頲有一錦紋花石鏤爲筆架嘗置於硯席間每天欲兩即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兩頰以此常爲兩候固無差矣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  
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  
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弃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果然  
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  
智博達也向火言附炎也

### 結棚避暑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疎財重  
義有難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  
植畫柱以錦綺結為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妓間坐遮相延請為  
避暑之會時人無不愛羨也

### 冰筋

冬至日大雪至千雪霽有晴色因寒所結簷溜皆為冰條妃子使侍  
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晚朝視政迴問妃子曰所玩何物耶妃子  
笑而答曰妾所玩者冰筋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惠比象可愛也

### 雞聲斷愛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  
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  
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賫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  
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  
子弟多誦諷焉

### 占風鐸

炎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

風號爲占風鐸

山猿報時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  
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  
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爲報時猿其性度有如此

紅冰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爲紅冰

投錢賭寢

明皇未得妃子宮中嬪妃輩投金錢賭侍帝寢以親者爲勝召入妃  
子遂罷此戲

口案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輩未  
敢訊劾先取則於九齡囚於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無輕重咸  
當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銷魂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爲離別之地故人呼之銷魂  
橋也

飲馬杯

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古材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數多  
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人號爲飲馬杯

今牌斷酒

安祿山受帝暱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

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唯勅斷酒

文陣雄帥

張九齡常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後瞻無敵真文陣之雄也

射飛毛

羽林將劉洪喜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

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淚粧

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為淚粧識者以為不祥後有祿山

之亂

索鬪雞

李林甫為姓狠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協群議而面無和氣國人謂林甫精神剛戾常如索鬪雞

肉障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障

傳書鸞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信不達紹蘭自覩堂中有雙鸞戲於梁間蘭長呼而語於鸞曰我聞鸞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由於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幾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鸞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鸞遂

歷代小史 十六卷  
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窓泣血書殷勤憑鷺  
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鷺遂飛鳴而去任宗時  
在荊州忽見一鷺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鷺遂泊於肩上見有一  
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鷺復  
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  
寫之

燈婢

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彫矮婢飾以彩繪各執華燈自昏達  
旦故目之爲燈婢

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

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油幕

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  
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鬪花

長安王士安春時鬪花戴挿以奇花多者爲勝嘗用千金市名花植  
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鬪也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遮相挿掛以爲宴  
幄其奢逸如此也

鳳炭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

文帥

明皇常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

乞巧樓

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為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吸花露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花樹以手攀枝口

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肺也

含玉噀津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也

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

金函

明皇憂勤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疏規諷則探其理道優長者貯於金函中日置於右時取讀之未嘗懈怠也

擊鑑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蝕時即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郭如是蓋云救月蝕

歌直千金

宮妓求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過  
帝常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不協群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衆謂林甫爲肉  
腰刀又云林甫嘗以甘言誘人之過潛於上前時人皆言林甫其  
言如蜜朝中相謂曰李公雖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劍也人日憎怨  
異口同音

隔障歌

寧王宮有樂妓寵姐者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目

前惟寵姐客莫能見飲欲半酣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  
有寵姐善歌今酒希醉飽群公宴倦王何恡此女示於衆王笑謂  
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召寵姐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  
聞其聲亦幸矣

樓車載樂

楊國忠子弟恃后族之貴極於奢侈每春遊之際以大車結綵帛爲  
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第聲樂前引出遊園苑中長安豪民貴族  
皆效之

獨子亂局

一日明皇與親王棊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立於局前觀之上欲  
輸次妃子將康國獨子放之令於局上亂其輸贏上甚悅焉

泱雲兒

申王有高麗赤薦岐王有北山黃鶻上甚愛之每弋獵必置之於駕前帝目之為泱雲兒

長湯十六所

華清宮申除供奉兩湯外而別更有長湯十六所嬪御之類浴焉

錦鴈

奉御湯中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涌以成池又縫錦繡為鳧鴈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釵鏤小舟戲玩於其間宮中退水出於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號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今雞障

明皇每宴使祿山坐於御側以金雞障隔之

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

光明奪月色也

千炬燭圍

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於左右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粲花之論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  
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花之論

醉聖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醉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  
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醉聖

靈鵲報喜

時人之家聞鵲聲皆為喜兆故謂靈鵲報喜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時人  
服其俊辯

探春

邠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  
春之宴

冰獸贈王公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鑿為鳳獸  
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  
受此惠

嚼麝之談

寧王驕貴極於奢侈每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沉麝方啓口發談香氣  
噴於席上

醉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

阿狗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漢  
腦語也不足可言

暖玉鞍

暖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則此鞍在上坐如  
溫火芝氣

百寶欄

楊國忠特因貴妃專寵帝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國忠以百寶粧  
飾欄楯雖帝宮之內不可及也

四香閣

國忠又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以麝香乳香飾土和為泥飾壁每於  
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友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

遠不侔此壯麗也

雪刺滿頭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負廊廟霜毫生領雪刺滿頭求退  
歸耕養慵巖穴樂生堯世死荷聖恩

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  
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特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  
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  
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風流陣

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

排兩陣於掖庭中目為風流陣以霞被錦被張之為旗幟攻擊相  
鬪敗者罰之巨觥以戲笑時議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兵亂  
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月臺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不盡帝意不快遂  
勅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與吾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祿  
山之兵不復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竹義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未嘗相離密密如栽也帝因與諸王閑  
步于竹間帝謂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  
不相踈人有懷貳心生離間之意觀此可以為鑑最諸王皆唯唯

帝呼為竹義

美人呵筆

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待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  
十八侍于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  
如此

歷代小史卷之十八終

勅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八高臺與吾妃子來幸坐月後無  
此不復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十八封于李白古令各持半筆四之豎列而書其語其受望卷  
李白于財與世即皇野語語味十月大寒筆東莫論書帝時宮殿  
步于竹間美人如筆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誰意此竹亦  
不帝如為竹義武心生世間之意觀此可以為鑑最請王皆惟

歷代小史卷之十九

江行雜錄

宋廖瑩中錄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  
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  
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  
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  
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乃平人  
心欣然

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

中叟迎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  
 之門後大槐鵲巢中便往探視見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  
 隨護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  
 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社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倕作長城賦  
 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修葺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  
 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  
 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  
 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  
 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

見若蟻蛭壙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  
 山賦杜司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敝之所作信矣文  
 章以不蹈襲為難也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海江之濱有光若殘星  
 焉乃令親信往觀之遂擢小舟直至江所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遠  
 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中得  
 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鱗瓜悉  
 具既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恟比於權道惟以公諒  
 宰大政四方有請訴礙於法者必固爭不已由是征鎮忌焉然志  
 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稍倦於永寧里第別

歷代小史 卷九  
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假將入齋惟  
所授卑脚犬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  
入閣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  
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懾于鬼筆而  
相迫邪言訖斂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  
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為對曰李龜壽盧  
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為花鴨  
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貫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  
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隸之明日且有婦人至第  
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閣曰幸為呼李龜壽龜壽乃  
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

公龜壽畫室亡去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牀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遼陽春盡無消息  
夜合花開日又西好事者畫為倦繡圖

梁太祖統四鎮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  
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勅太祖改名全忠識者曰全字人王也又  
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既行追之莫及後果  
篡大位是時四方天下其在中心賜名之應也

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簡續成初集記纔二十八  
首畫筆於此庶真贗了然 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月閒  
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金真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  
接太陽靜甃玉堦橫水岸御爐香燕撲龍牀龍池九曲遠相通楊

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  
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牕海日紅殿名  
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內鎖牙  
牀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回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  
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中官祇候處  
滿堤紅豔立春風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  
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  
到玉堦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近夾墻苑中池水白  
泠泠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  
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  
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感菜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

樹斲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  
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浸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  
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  
教鸚鵡念宮詩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來繞曲池張向綵牋書  
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  
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晚妝成偷折花枝傍水  
行却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鸝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携  
來候燕遊旋把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  
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  
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肅廊排御障管弦聲動立浮油供  
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

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快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  
拋鞚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  
認遍遍長廳第一籌翔鷲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  
家來往處水門斜過菴樓船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  
蘭棹把來齊拍水竝船相關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菴畫船飛  
別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滿  
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急過御林前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懷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  
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誼言出軍  
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  
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厨

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  
間恐怖婦女何為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  
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入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  
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  
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  
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剔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  
等級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  
寶祐丁巳參閻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其族人置厨娘事首末  
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發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



然受用澹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祠居里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  
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便  
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  
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算能書旦夕遣  
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憇五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  
也字畫端楷歷叙慶幸即日伏事左右未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  
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破顏及入門容  
止循雅紅裙翠裳參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  
杯爲賀厨娘厨娘遽至使厨請曰未可展會明日且是常食五杯  
五分厨娘請食品菜品資次出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僉菜  
品第一爲蔥齏餘皆易辨者厨娘謹奉旨教舉筆硯具物料內羊

頭僉五分各用羊頭十箇蔥韭五牒合用蔥五斤他物稱是守固  
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旦厨師告  
物料齊厨娘發行匱取鍋鈔盃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燦  
燦耀目皆白金所爲大約計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  
精緻傍觀嘖嘖厨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胡牀  
切徐起取抹批鬢慣熟條理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  
置几上別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所  
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厨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  
其治蔥韭也取蔥徹徹過沸湯悉去鬚葉視牒之大小分寸而截  
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蔥黃者以淡酒醃浸漬餘棄置了  
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筋無

羸餘相顧稱好既撤席厨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厨萬幸台意須  
照例守方遲難厨娘曰豈非待檢例和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  
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絹帛或  
至百疋錢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強私竊喟歎曰吾  
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  
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  
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  
簽令講講不通則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麪  
一肉一菜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  
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

盛菜羹真飯土盞啜土釧也公享之如太平既畢復前啓曰某等  
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  
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  
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  
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  
介意

建炎已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  
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即暗竹園也熙寧八年冬杭州地涌血者三  
最後流入于河腥不可聞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怒嬌詞題吳  
江橋上車駕巡師江表過而覩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  
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

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  
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嶽封疆俱効順狂虜會須灰  
滅翠羽南巡扣閣無語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劔鋒冷浸秋月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命亦不  
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  
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  
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罕子婦上遣之曰好事新主及行  
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輿中以匱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  
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之至碑曰貞嬪冢

光堯聖壽太上皇帝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處  
藻日星昭垂者莊一縉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  
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真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  
自郊社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感思雅正宸文典瞻  
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造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  
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遠秋月  
已明輝縱遠杳造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  
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羶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  
影湛虛明小笠輕簑未易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  
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  
能企及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

錢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邪因  
唏噓不已少頃復寐久不起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  
之斯人豈乍覺見此神魂驚散遂不復還體也邪事有不可知者

歷代小史卷之二十

中朝故事

尉遲偓纂

大中皇帝多微行坊曲間跨驢重戴縱目四顧徃徃及暮方歸大內  
近臣多諫陛下不合頻出上曰吾要採訪民間風俗事只如明皇  
帝未平內難已前在藩邸間出游城南韋杜之曲間行村落之舍  
遇王珣閑話果贊成大事吾是以要訪人物焉一日到天街中道  
旁見一人狀若軍將坐槐樹下石上見上來遽起鞠躬而立上詰  
之云姓趙淮南人也問之云聞杜琮相公出鎮淮南欲徃謁耳上  
曰舊識耶對云非舊識始徃投誠上曰公聞杜公何如人也對曰  
杜是累朝元老聖上英明復委用之非偶然也上悅之詰曰懷中

何有乃一牘述行止也上留之戒曰但留即中伺候杜公必來奉  
召翌日上以狀授邠公乃批云授淮南別勅押衙終身獲厚祿焉  
其人感遇人皆稱之

宣宗即憲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後文宗武宗次相即  
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宗  
召上遙覩瞬目於中官仇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  
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為僧游行江表間  
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位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  
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左軍護軍田令孜輔翊于朝僖宗呼為  
阿父朝綱由已人無敢言每入對敷皆自備兩牙盤果食便對御  
前從容良久而退以為常式數年後扈從幸蜀轉恣耽暱殺害孔

多及翠華還京不敢侍從時令孜見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乃求為  
監軍而殂

昭宗皇帝即僖皇弟也咸通八年丁亥歲降生文德元年三月即位  
春秋二十二體貌端明人望偉如也雖運鐘艱儉智量過人每與  
侍臣言論商較時政曾無馱倦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與朝臣有  
隙將欲構難犯于神京上乃順動欲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建  
迎歸郡中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眺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  
二首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  
萬丘遠烟籠碧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是英雄迎孥歸故宮又一曰  
飄飄且在三峯下秋風徃徃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烟霧中思  
夢時時睡不語常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上戊午年還京

歷代小史 卷二十一  
庚申歲以中官多克惡欲去其用事者十一月五日為左軍軍容  
劉季述右軍王仲仙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擁禁兵喚諸道進奏  
官為上表請上贖養遜位扶上出東內冊德皇監國上明年正月  
一日反正誅四輩改天復元年十一月朱全忠領兵入河中四月  
冬節上又為鳳翔兵士擁幸政城朱全忠將兵迎駕圍逼首涉三  
載癸亥歲正月二十二日駕出朱全忠寨中乃還輦轂甲子歲全  
忠迎上幸洛四月改天祐元年八月十一日乃行篡逆寰海莫不  
冤痛也

京兆尹有生殺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輕薄之目為所由之司京國  
士子進士成名後便列清途屈指以期大用故事若登廊廟須魯  
揚歷於字人遂假途於長安萬年之邑或駕在東洛亦為河南洛

陽之宰數月之後必遷居閣下京尹不可伴也兩縣令初欲蒞事  
須謁謝京尹皆異常待之連前鋪置茵褥府史引一人投刺於尹  
前去某邑令某姓名讚兩拜而已大尹降西廊迎之從容便就飯  
會府中遂為體例

咸通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劉瞻以清儉自守忠正佐時懿皇以同昌  
公主薨謝怒其鑿官韓宗紹等繫于霜臺并親屬二三百人散繫  
大理內外憂懼瞻上疏切諫時路岩韋保衡恃寵忌之出瞻為荆  
南節度使中外咸不平之翰林丞旨鄭畋為制詞略曰早以文學  
壘中殊科風稜甚高恭慎無玷而又僻於廉潔不尚浮華安數畝  
之居乃非已有却四方之賄唯畏人知云常路大怒貶畋為梧州  
刺史取十道圖檢見驩州去京萬里乃謫瞻為驩州司戶叅軍舍

人李庾行誥詞駁責深焉將欲加害時遇懿皇厭代僖皇初立用  
元臣蕭倣佐佑大政倣舉瞻自代又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理  
之韋路意乃止焉俄而路巖出爲益帥保衡又離相位召瞻爲康  
州刺史再授虢州瞻旋至湘江韋保衡南竄相遇於江中瞻家人  
齊登舟外詬罵之保衡約束家人無辭以對至賀州驛內伏法乃  
是數年前殺楊收閣子中榻上也瞻至湖南李庾方典是郡出迎  
于江次竹牌亭置酒瞻唱竹枝詞送李庾躡履過溝竹枝恨渠深  
女兒庾懾怒乃上酒於瞻瞻命庾酬唱庾云不曉詞間音律瞻投  
杯曰君應只解爲制詞也是夕庾飲鴆而卒瞻至京俄入中書時  
宰相劉鄴先與韋路相熟深有憂色方判鹽鐵乃於院中置會召  
瞻飲中寘毒而薨鄴尋授淮南節度使僖皇於麟德殿置宴伶人

有詞曰劉公出典揚州庶事必應大治民瘼康泰矣諸伶人皆倡  
和曰此真最藥王菩薩也人皆哂之路巖即貶儋州百姓至江陵  
籍沒家產不知紀極有蚊幘一領輕密如碧烟人疑其蛟鮪也及  
新州伏法

咸通中輔相崔彥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兄弟也凝大中元年進  
士及第來年彥昭猶下第因訪凝凝袂衣見之崔甚恚疑又戲之  
曰君却好應明經經舉也彥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  
自夏官侍郎判鹽鐵即秉鈞軸一旦凝拜是官決意入相彥昭陷  
之後數月之間鹽鐵中有隳壞凝朝職朝廷以彥昭爲之半載而  
入相彥昭母乃命多製鞋履謂侍婢曰王氏妹必與王侍郎同竄  
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彥昭聞之泣拜其母謝曰必無此事王凝

竟免其責也

古者五行官守皆不失其職聲色香味俱能別之贊皇公李德裕博達之士也居廟廊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楊子江冷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及汲一甌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有親知授舒州牧李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贊皇閱之而受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同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伏其廣識也

舊說海中有派水貫于新羅國邑清而甘或彼國急於進奉中華則

彼水濁而無味又嶺南荔枝明皇幸蜀後江南之人使罕及此果亦彼中不稔乾符中僖皇在蜀洞庭柑橘東都嘉慶李暄仁柿亦味醋而澁北省官徃日遺補每上疏諫諍多謝罪立誓詞右補闕與左拾遺結狀故中朝士人重右補闕左拾遺也

前朝宰相罕有不左降者唯徐商持致公直數十年不曾有累其子齊國公彥若亦以忠於上和於衆竟無貶謫之禍

盧耽自進士登科後出將入相四十九年不曾稱前銜皆從此任受於彼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食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擎餽既及數口扼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夕而卒

太常卿初上寺內以雅樂全作而呈之少卿初上以半呈之



歷代小史 卷二十一  
搢紳子弟皆怯於尚公主蓋以帝戚強盛公主自置群僚以至莊宅  
庫舉盡多主吏宅中各有院落聚會不同公主多親戚聚宴或出  
盤游駙馬不得預之相見即賢公簡婢僕不敢顧盼公主即恣行  
所為徃徃數朝不一相見唯于宗相國所尚廣德公主即賢和不  
同乃懿皇親妹于琮遭韋路所逐同到昭州于公累起被中官賜  
藥酒公主詬罵奪而擲之常侍于公手執公腰帶而坐凡所經歷  
州郡官吏不敢參迎道途有舁門相對而行果尋被詔却還輦轂  
授太子少傅次除右僕射所謂公主之力也  
宮苑之間八節游從固多名目每歲櫻桃熟時兩軍各擇日排宴祇  
候行幸謂之行從盛陳歌樂以止盡日倡優百戲水陸無不具陳  
在處堆積櫻桃以充看翫也

州有長春宮其間園林繁茂花木無所不有芳菲長如三春節去  
中書政事堂後有五房堂後官共十五人每歲都釀醪錢十五萬  
貫秋間於坊曲稅四區大宅鱗次相列取便修裝徧栽花藥至牡  
丹開日請四相到其中并家人親戚日迎達官至暮娛樂教坊聲  
妓無不來者恩賜酒食亦無虛日中官驅高車大馬而至以取金  
帛優賞花落而罷

京輦自黃巢退後脩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  
于上都巨有錢物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上又詔重修安國  
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二撞新鐘捨錢一萬貫令諸大臣  
各取意擊之上曰有人能捨錢一千貫文者却打一槌齋罷王酒  
胡半醉入來徑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

韓建喪母尋訪松楸之地有術士云只有一穴可置大段錢物亦  
乃不久而散若華州境內即莫加於此也建乃於茲葬母明年大  
駕來幸三峰四海之人罔不臻湊建乃廣收商稅二載之後有見  
錢九百萬貫後三年盡為朱全忠所有兩軍所置街巡禁止軍中  
兇暴若乃百姓為盜門即屬京兆府并兩縣捕賊司軍人百姓不  
相叅雜天下亦如此

天街兩畔槐樹俗號為槐衙曲池江畔多柳亦號為柳衙意謂其成  
行列如排衙也

每歲上巳日許宮女於興慶宮內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  
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  
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此

許宮湯泉內天寶中刻石為座及芙蓉聞說至今猶在屋木亦有  
全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採其聲翻為曲子名  
焉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効吹故詞人張祐詩曰紅  
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  
濫堆

古有秦龍氏長安有秦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  
龍戶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開東尋訪數十日東都魏王池中  
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為華州刺史訥父名建杓直與白  
居易相善訥為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為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  
於一小瓶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鯁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為驗其  
人對曰驗非難也請於中子鑿一穴闊一尺已來注水其間收鯁

歷代小史 卷二十一  
投水內魚到水中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遂  
巡穴已闊數尺其人諮訥云恐穴更廣即難制也遂擲入瓶中訥  
方竒之厚贈錢帛携歸輦下

徐彥若弟彥樞大中末遇京國中元夜觀燈于坊曲間夜深有一人  
前揖徐公因同行謂徐公曰君貴人也他年賢兄必爲輔弼之官  
若近十年即須請退去京五千里外方免難也不爾當有禍患行  
及一小巷口其人曰某在此巷內居別日請相訪遂分路而去經  
旬日彥樞行及其巷乃訪之並無人居行十步餘有一小神祠外  
路已窮矣於是謁其神見土偶宛是夜中所覩者含笑相視彥樞  
記之光化末彥樞官至左諫議大夫兄方居宰輔遂話於兄時四  
方皆爲豪傑所據唯有廣南是嗣薛王知柔爲節度使彥若遂請

出廣州昭皇授以節鉞而去果免患難宣皇朝有術士董元素自  
江南來人言能役使鬼神上聞之召見狀貌甚異帝謂左右曰斯  
人不可測也留於翰林中宿泊夜召與語曰聞公頗有神術今南  
中枱橋正熟卿能置之否元素對曰此小事請安一合於御榻前  
數刻間有微風入幕元素乃啓其合枱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枝  
江縣枱子也遠處取恐遲上掌之甚驚嘆謂之曰卿要物應不難  
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陰譴明日上命一  
丙家小兒以銀笛吹之夜上高樹宣元素從容聞其聲上曰近有  
此恠卿爲朕逐之可否元素笑曰此小兒耳乃書一符飛之頃刻  
乃不聞其聲明日叟小兒詢之云方吹次似有人於口中撥去黑  
中無計求也上又以十餘片令懷上樹踵前吹之宣元素聽元素

吐氣少許其聲遂絕上再三恠之明日喚問乃是被風吹落宮墻外無由到樹上又令人於後苑作一地穴如屋點燭於其間入數人鳴鼓白元素曰又有此妖卿可逐之復飛符良久乃不聞其聲翌日上責穴中人曰方擊鼓次奉中使宣旨不用擊也其夕又穴鳴之戒曰任聞宣傳不可止也復不聞聲上明日問其由奏曰昨夜陛下親到穴止約臣遂不敢違命上曰今夕更爲縱是我來亦不可止也復不聞聲隔日奏曰有一赤龍入穴人皆驚走所以然也宣皇駭之異常勤重前後異術不可盡記賜賚孔多半年後堅辭歸江南乃放去不知其終

李思齊者常着綠戴席帽於京輦狀貌若三十許人每閱市場登酒肆逢人即與相善令狐楚聞之召止宅語言非常人楚子絢侍立

視之亦覺其異云在昊天觀安下明日楚令人覓之無踪咸通中絢爲淮南節度使已逾三十年矣門吏於市肆見思齊貌若當時驚而白絢絢亦驚使邀之拜爲丈人謂絢曰何衰老如是絢復拜留宿府中不住云在紫極宮安下去而不復來有人復一見在酒樓上又令訪之竟不來莫知所去

段文昌貞元中在西川爲南康王韋臯實從臯薨後遭劉闢遂爲外邑佐官高崇文收復劍南召君舊職文昌再三謝之崇文曰君非久在卑位也指已座下椅子謂之曰此椅子猶不足與君坐遽請歸闕行至興元一山寺中有老僧指庭前梅樹曰君去日既逢梅臉綻來時應見杏花開及抵京華屢遷爵秩數年後拜益州節度使經興元至往日僧院觀庭中杏花方盛訪其僧已卒文昌追思

之感愴爲之設齋而去文昌孫安節爲人尊重言未嘗虛發每云  
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見一老婦人無一半頭坐床心  
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側言廣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爲賊所傷  
自鼻一半已上並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之時不死兩日亦如往  
者後微動手足眷屬以米飲灌口中久而無恙今已二十餘年矣  
人間有此異事安節又云長安多凶宅無人敢居街東有宅堂中  
有一青面如靛色雙目若火其面滿五間堂居中人呼爲大青面  
街西有宅龜頭廳中亦有青面可以一間屋中人呼爲小青面安  
節少年因冷節與儕類數人築氣毬落于此宅中斟酌不遠於壁  
隙見在細草內安節與衆穿壁入去取毬數步間試窺廳中果見  
其面滿屋下泛眼視諸人乃一時奔出莫敢取其毬也

咸通中有幻術者不知其姓名於坊曲爲戲挈一小兒年十歲已來  
有刀截下頭卧于地上以頭安置之遂乞錢云活此兒子衆競與  
之乃叱一聲其兒便走起明日又如此聚人千萬錢多後叱兒不  
起其人乃謝諸人看云某乍到京國未獲叅拜所有高手在此致  
此小術不行且望縱之某當拜爲師父言訖叱其小兒不起俄有  
巡吏執之言汝殺人須赴公府其人曰千萬人中某固難逃竄然  
某更有異術請且觀之就法亦不晚乃於一函內取一瓜子以刀  
劃開臂上陷瓜子於其中又設法起其兒子無効斯須露其臂已  
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殺人願高手放斯小兒起實  
爲幸矣復叱之不興其人嗟嘆曰不免殺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  
喝一声小兒乃起如故衆中有一僧頭欻然墮地乃收拾戲具并

小兒入布囊中結于背上仰面吐氣一道如足練上衝空中忽引手攀緣而上丈餘而沒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異處焉

西明寺中有僧名德真過海欲往新羅舟至海中山島畔避風與同舟一道流行其島嶼間見泉水一泓中有赤鯉一頭道士取之不得乃念呪禹步獲之僧云海中異物不可拘也道士曰海神吾無懼僧苦求免之投于波內乃往海東明年僧還京復拘西明寺乃能卜射言事無不中者由是謁請如是一二年間獲縲不知其數一旦有客詣之見小栢木神堂內幡花填其中客以手捫其中得一小兒長數寸朱衣朱冠眉目如畫狀似欲語忽脫手飛去空中而不見其僧歎惋久之乃詬罵逐其客客懼走避之經月聞其僧言其事皆無憑也

王符不處之兄也多異術有相知多智為使往宣州推事謂鮪曰有何錢行相贈鮪出一小囊其間如彈丸不知何物也謂之曰可長結在身邊無忘也既到宣州推事月餘日晝寢於驛廳內睡中轉身為彈子所隱脇下痛極因躍下牀就外觀之屋梁忽折落于榻上枕席有聲震駭驛內使人免茲難也康輅著剽談錄亦載鮪有異術中書令韋昭度方乘機衛中外趨附者千萬忽有老僧來謁昭度方在道院獨坐覩其僧頗異之僧曰令公禍將及矣能隨貧道去否特來相迎耳昭度恍然失色亦甚懼焉白僧曰某當權已久深慮禍生甚欲遠行然畧須辭別家眷其僧不許昭度湏請入馬及至堂中長幼聚哭云無信妄說拽其衣裾移時昭度脫身趨道院已失其僧矣詢諸閹吏無有見者兩月間遂遇難與表弟李

碾同破家也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旅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卧之夕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汚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所歸願聖者憫念及五更分娘後乃殞絕觀內道衆為殯於牆外野田中矣亞以錢酒往酌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為觸汚道院為神靈所殺從此向南十里有一僧院其間祇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為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管顧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

耳豈能主幽冥之間事乎亞復懇之僧怒以拄杖驅擊亞其辱連日不去夕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既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一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但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間外戶人語即引妻來言本身已憊壞此即竟也善相保守囑之而去其事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三二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言年數已盡合當决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咸通初有布衣爨忘記其名到京輦云黔巫間來王公之第以羊挺炭三十斤自出小鋸并小刀斧剪截其炭疊成二樓數刻乃成散藥末於上下用火燒之藥引火勢斯湏即通徹二樓光明赫然望其簷宇窓戶彫楹刻角并闌檻罔不周備又有飛橋連接二樓有

人物男女若來往其上移時後炭漸飛揚成灰方無所覩懿皇聞

之召入宮禁久而不知所之

李琮為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魚一頭長數尺琮命家人烹之魚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令廳吏索衡山縣近文書看其印篆之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攜印來及到閱之果然新鑄也琮屏人詰之宰邑者伏罪首曰舊印為惡人竊去某與主吏並憂刑戮所以潛命工匠為之今則唯俟死命也琮憫之為秘其事碎新印令齎舊印歸縣罕有知之者

邠公杜琮人臣福壽少有其倫日常五食以為常或一日之費皆至萬錢夜間亦是一食暮年有鑿工諮曰相公不宜夜食恐臟腑擁滯以致疾琮笑曰吾六十餘年如此矣有何患哉京西有客見人牧羊徧滿山壠不知幾千萬口客詰之自何而來答曰來自鄜夏

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首恍然並無所覩乃知神靈所授也



三十三  
三十三



